



青野護輯三

リ 6
4080
3



門 伊 6
號 4080
卷 7-3

青野夢集卷之三

自明廟至宣廟壬辰

東方曰無書院嘉靖年間周世鵬始勅修書院自後爭相慕效無邑無之此舉古於尊賢好善言非不美而至于今日弊亦甚矣

芝峰齋說

星州前牧使盧仁甫作書院於迎鳳山清記於後今聞時以仁甫序妄作並與周景遊者不當創建書院以開後弊幾發彈章云三兩年前猶無此布衣論今忽有之此又別是一等時亦可恠可歎

退溪集

徐敬德字可久号花潭開城府人也母嘗夢入夫子而生公天姿聰穎特出幼時受書傳於隣儒至其三百天文便論張而去花潭問其故隣儒曰本不可知非但吾不知舉世鮮曉者人皆不曉



花潭因自思曰若果不可知先儒何用載在往傳因請學其句讀
詆誦不知幾千遍自是通曉或云精息十五日通之或上算于
花潭專以窮格為事其論理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同而自
得之樂亦人所可測也李滉以為非儒者止脈云鄉鄰化其德
有年辨則不至官府而未咨決焉己卯登賢良薦不赴科辛卯
以母氏之命得司馬而政 中廟拜奉不就卒年五十八 宣
廟朝贈右議政謚文康 在潭日記

明廟初 贈佐郎至是請加贈而朴淳許曄是其門人故立論甚
力 上謂侍臣曰敬德所著書予取而視之則多論氣教而不及
於修身之事無乃教學耶且其工夫多有可疑處李珣曰敬
德之學出於橫渠多有自得之妙非文字言語之學也 上許
贈以議政許曄每尊敬德以為可繼箕子之統及聞珣論

敬德之學出於橫渠責珣曰君言如此僕所深憂若曰花潭之
學兼邵張程朱則可矣君專精讀書十餘年後可論花潭地
位珣恐曰讀書愈久而愈與公見背馳也先是曄謂李滉曰
花潭可此橫渠混曰花潭所著何書可比正蒙何書可比東西
銘隣並語至是誇張甚益以為兼邵張程朱之學可謂不取
而妄言矣 上公

白沙雖亦虛傷而入禪窟去其人品超邁爽澈詩亦高妙花
潭其質似朴而案証其學似高而案駁其論理氣處出入連
累全不分曉原頭如此下學處可以類推其詩文好处不好
處亦多若擬於白沙恐失其倫也 退溪集

常有詩曰讀書當日志往綸歲暮還甘願氏貧富貴有年難下
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釣水堪充腹咏月吟風足暢神學到

不疑真快活免教虛作百年人 花潭集

許草聖擘窠以七月就先生家則云從花潭已六日即從潭墅則秋潦
方漲不得渡日將夕湍稍減僅涉而至先生方鼓琴高咏公清夕飯先
生曰吾亦不食可並炊之僕入厨則茗滿鼎中公怪問其故先生阻水六
日家人不得至吾久病食息其生藪也公觀其容了無飢乏之色盡名集
先生步遊潭上一日觀游鱸便有滌梁之言勞德寸許書數字投水中
一獲更長三尺許從水中躍出擲在石上先生手拾而觀之而已還
投曰古人之言不誣也先君以童推受業先生門而目睹其事常語之林
先生年崇德帝出遊山水間積十年乃收先生曰久遊名山曾見異
人否崇德曰嘗遇異人学得異術請為兄試之遂持一盆水置前
投竿於水中頃刻釣出尺半金魚鮒魚先生笑曰技止此耶吾亦
累試小術又投竿釣出一黃龍曰吾於此未技非不知也但自不為耳今

有一僧自智異山來謁曰小釋亦稍得彼崖我律願先生試却
睡魔先生曰可遂相對不合眼至旬有五日僧便困極倒卧三
日始舉頭先生又過數十日不惟厥後寢食如常僧大服結
序于近山遂種菜果進于先生計日而供未嘗乏絕三年而乃
去上今

先生清登智異山絕頂倚松而踞石有一丈夫立在半空
長揖而言曰君之來也先生曰吾亦不知君之訪我也其人
曰鍊氣怡神上可以白日冲天中可以揮斥八極下可以靜坐
千春公能從我遊乎先生曰神公黃白之術儒者所不道余
學孔子者也子之九轉妙訣雖曰可學余不欲也其人笑曰道
不同不相奪得君亦不知君之高也是日從者不見禿先生去
之酬答從者皆怪之而已一舉手而虎滅其人着羽衣兩臂

垂尺餘年可三十餘云上全

先生嘗曰天下有三道儒最上佛次之仙又次學之亦然又曰達者於死生猶夜朝之生若吾則敝化日急一日在世度一日不翅如一年又曰吾年數當與張橫渠同及先生卒年五十八矣上全

李滉字景浩号退溪少以科舉獲身晚乃志于性理之學不樂仕宦又見權奸執柄尤無立朝之志卜居于禮安之退溪 明廟嘉其恬退屢下台命固辭不至 明廟以招賢不至歎序題命近臣賦之又命西工摸滉所居陶山為益而進其敬慕如此 今上初即位朝野顯望至治士林皆以為非滉不能成就聖德 上意亦屬於滉、自度才智不堪當大事又見世衰俗末儒者難以存身 上心求治不殺大臣又無學識無一可試故息

辭爵祿期於必退 明廟山陵已迫滉不會葬而徑啟或以為

非蓋學問精詳人以大儒目之望其輔幼主治太平而滉自謂

無往濟才故難進易退如此 石潭日記

李珣謂滉曰幼主初立時事多艱檢之分義先生不可退去滉

曰道理雖不可退以吾身視之不可不退身既多病才亦無能

為也時成渾參奉不來庭客有言成渾何以不來珣曰成渾多

病不堪從官若強之仕則是苦之也滉笑曰叔敏何其待成渾厚

而待我薄耶珣曰不然使渾趨蹌末官何補於國先生在朝做

使無所敵為而上心倚重人情悅豫亦利及於民也滉終不肯

謹按大臣事君不可則止李滉以先朝遺老既復立朝則當輔佐

新主知其不可然後退下也而忌辭不已其易所謂量能度分而

不求知者耶 上全

問畜娼與乙巳事悔退而先生似有過而先生極答悔翁何也
案谷荅曰凡觀人之道當分其德後與前而退後之失在於年少
時悔翁則既老而有此失所以不能無別也

時悔翁

嶺南儒生朴煇亦前後亦狀臣者廉所不至請從實陳之書畫
時大臣請對言及李珣成渾從祀事 聖教有曰李珣固賢
者但有數件疵累相臣即舉梁祥曲折多所陳辨 上心猶未
快也臣仰稟曰 聖教所云數件疵累無乃別有他事乎遂以
李貴所達表童之說為教臣對曰固間間果有此法乃所以謗
李漢至於李珣未聞有如此之謗韓必遠曰此乃仁弘構陷
李漢之言也相臣繼此陳達頗加詳盡 殿下於是下教曰
貴常時言諸例多搜姓名蓋李貴平生以有懷必達為主街
談巷說靡不上聞而才老心虛言諸多錯稱李暉則認稱

李暉稱金自黜則認稱金自謙稱小臣則認稱小人如此之事比
比有之此所以一聞臣亦之言便所以領悟者也李貴今已作
故未知因何言端以及云々之說而至於錫舉其師之名上達天
聽以聞今日之鬧端也不幸孰甚焉表童之說本為無理固間
所傳不過有東野人之言孰有以此致疑於大賢者哉噫大名之
下造物多猜詆毀之來自古聖賢所不免歎淵之亦功飯孟子之
後表童前表直不疑之盜金第五倫之揭婦有凡若此類固非
一二既知其誣何損大德儼如密飯之謗人或有誤飯孟子者
則臣必曰非孟子而乃顏子也踰表之謗人或有誤飯曾子者
則臣必曰非曾子而乃孟子也此非謂孟子之賢不及曾子而顏
子之賢不及孟子也亦非以謂密飯論表顏子孟子真有是
咎徒以謗誣之加在彼而不在此故也密聞安東儒生鄭拭

謂左賢參韓汝稷曰這臣所謂出自仁弘構陷者誠是也權濤
謂宋與周曰此言之為凶後口實久矣本道之人無老少皆知之云
仁弘輩講張誣陷之狀在人耳目者如此則此豈全無所聞而後
者哉言無根之說其未已久聞而傳之者亦多矣而未見有明言
其謬以曉君聽顧乃竊以相戒蓋覆暗昧有若真賢真有可
諱之愆者是於尊賢之道及有未盡今因臣所達之言士夫間
始覺顯言其所聞尋厥言端益不其誣考近年謗以驗實跡
使大賢心行昭然若日星不亦明白痛快乎東谷集
近觀靜菴退溪花潭三先生之說靜菴最高退溪次之花潭又
次之就中靜菴花潭多自得之味退溪多依樣之味靜菴則氣
質英邁超卓所見全體而微有未盡蓋者退溪則洋信
朱子深抱其意而氣質洋悟密用功亦深其於朱子之意

不可謂不契其於全體不可謂無見而若豁然貫通處則猶
有所未至故見有未盡言或有差理氣發隨之說反為知見
之累耳花潭則聰明過人而厚重不足得小為足其於理氣不
相離之妙處瞭然目見非他人讀書依樣之比故便為至樂自
以為得前聖不盡傳之妙而殊不知向上更有理通氣局一節
此花潭所以有認氣為理之病也雖然偏全間花潭是自得之
見也今之學者用口便說理無形而氣有形理氣決非一物
此非自言也傳人之言也何足以敵花潭之口而服花潭之心
哉蓋退溪多依樣之味故其言拘而謹花潭多自得之味故其
言樂而放謹故少失放故多失當為退溪依樣不必效花潭
之自得也 東谷集
叔敵以為退溪之學一述先儒謹之又謹不敢充拓發越故

近於拘花潭之學自是自家所見故其言潤易而流於誕云
潭亦親退陶之言平實精密親切而有味及見靜菴之書則
寫出胸中不待安排而高明自在雖其造詣之淺深有不可
知而兩家氣象自不同 牛溪集

謹按諸生請從祀泛稱五賢而其^同豈無優劣乎至文敬鄭文
暹則言論風骨微而不顯李文正則出處頗有可觀者惟趙
文靜倡明道學啓牖後人李文文純沈潛義理模範一時斯
二人者表出從祀夫孰曰不可哉 石潭日記

白仁傑與李珣論趙靜菴李退溪優劣珣曰論其姿稟則靜
菴絕勝矣該其造詣則退溪為優仁傑搖手掉頭曰大不是
退溪安敢與靜菴爭其後仁傑謂珣有輕率之病 上月
曹植字建中号南溟少業科舉一日訪成守理於白岳峰下見

其謝絕世故心樂之遂放紳不仕居智異山下危巖一室遇
思別按劍不昧有壁立之氣像 明齋與成守理同徵上詩曰
慈殿塞洞只是宮中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不過先王之孤嗣
又曰音哀服素之家已著 明齋以為辱及 慈殿震怒欲
眾之時尚成安肅存左相使李濟臣抽宋史英宗記出欲渴補
告慈聖太后 殿下深宮之一婦人臣亦五六書生之語曰當
以此救解明日詰朝啟甯其專襲古人告君語極言國家
孤危之勢非慢語也 上竟不加罪臨終語其學徒曰後人
以我為處士則可笑若目以為儒則非其實也其妾請入
訣竟不許而卒 上全
一翁字南溟少日友也承旨時會於一處南溟語必議一翁曰恒
之乃大倘賊也我則為汝大倘輩所引隨見於拱招者也方

其以六条命名一有法人也。漢者以爲林下之賢無如曹其清
並名而來故南溟內一有有隨見招招之語蓋善謔鯁鯁頭錄
融松與南溟同老相善余嘗問而先生相推重之意浩元曰家
公見南溟丹城疏則鋒穎太茂震乃曰久與建中遠難謂其
大進已渾成果如此辭氣則猶未盡耶上全
謹按曹植遜世行立志行峻潔直是一代之逸也第於學問無
窠見疏章亦無經濟之策雖使行乎世未可必其能成治道也
門人推重至謂道學君子則誠過矣星宦南師古曾諸人曰今
世處士星無光不久而植卒可謂應時之士哉上月
趙昱字景陽號執門幼有異質語輒驚人年纔十餘泛舟
漢江文士多會令作詩即曰青山面、立漢水悠、下歲洋
山水間許是知音者一在驚歎趙靜菴嘗歎曰汝子之中

孔道之篤無如趙某已卯禡作詞而悼之曰雨雪交紛兮陰霧
凝平流險澗兮山峻嶺下土茫、兮不見日鳳鳥歎、兮焉可
馭蓬叢棘林兮萬里思飛騰自此有隱居之志後明南下祀
賢之教成序理曹植亦並以其德行聞特授主簿在錄
公嘗過文憲書院許生以尋院錄請題名公只題一絕曰客汝
栖、久未還天教看盡海中山不泐姓字留書院亭廟得狂名
滿世間許生相訝莫知為汝後始聞公乃公也去
成守孫字仲玉號融松生于弘治癸丑生辛丑薦遺逸授奉奉壬
子授主夫皆不就虜甲復徵拜司總尚領相震與之書力勸其出
先生荅曰昔文立之不薦程瓊知其性謙年老無復當世之
意故也公非知我者耶竟不起卒年七十二遠近聞之曰山林空
臭司諫院啟而吳遂成其杜門志力行古道斯一國之善

士當世之逸民也清令本道助襄事以示國家尊賢敬之意
上嘉納之誠瞻典也誌行狀

其筆法不札妍媚惟奇古老蒼為王而得意時妙若西工此雖遊
芸之末而可想凡標出塵也人有清書其祖墓碣其文乃李季
甸所撰先生點閱良久曰子微季甸所為乎對曰不知也先生曰南
秋江許翊傳載此人之事遂不復言其人亦不敢復請上全

成運字達叔号大谷生於知治丁巳辛卯中生進時承已卯斬伐
之後儒服弊地先生作待悼之遂收報恩俗雜山下序終焉計
至庚授弟奉明商朝與南溟決人俱被召官至司膳正卒年
八十二大谷行狀

先生自以非宗嫡不立後娶夫人之兄金天富之子可成奉而
教之又京仲氏為乙巳權奸所執命一女無依以可幾妻之

托以後事可幾承遺教服先生以暮祭至其子之身種穀田民本
自錄金來之物

退溪每健叔之清德之政令人起敬先生最與南溟為莫逆友南
溟高邁卓絕家有壁立千仞底氣像先生以醇實平和濟之
南溟每稱健叔如精金美玉吾所不及若先生之論一人物以聽松後為
第一云上月

成悌元字子敬号東洲生於正德丙寅少孤力學卓犖不羣
十五六即有志聖人之學為文汪洋大肆自成一家至於醫
卜地誌之末無不涉櫛舉遺逸即除主夫俄拜報恩果受
五十四年

東洲寧報恩時南溟命駕訪先生東洲適在座南溟與之
初面親若旧友花潭土亭亦連袂而至作連床夜話南

溷將故東洲預設餞席於中洛進而送之執手泣別曰君我俱中年各極異紳連面誰可期也李相國浚慶聞之歎曰當時應有德星動於天矣

前言行錄

東洲嘗居草亭李士亭來訪偕往申翰林遵美亭申設小酌有一男子善記者命歌之未盡一曲東洲遽命止之還送其人于家座上莫知其故東洲曰殺杜悽咽似表故不可與樂也既而聞之男子之母在遠訃者是夕來云

魯西日記

東洲嘗遊名山過西原主牧命以一侍從行東洲與之偕周遊遠近積以時月終始同床而不至犯東洲遊山時到山水清絕而會心處即撲寫而賦詩而寫詩惟未出山之日至數十紙東洲謂其妓曰余不犯汝而人必謂汝是予所賜不復汝顧笑汝之生理只在此錢持以示人則不忘我者或多恆

汝笑侍女名春節亂後庚子成逆察會清牧酒場言及回聞左右言老妓尚不死主牧命名之年已八十餘聞之逆察是東洲之兄孫不覺涕泣沈瀾曰不意今日復見東洲之孫也自言雖不蒙一眄何忍負汝遂終身不改以詩函作帖呈示名士過此者莫不厚與之賴以資活亂難中失其帖云

上全

李恒字恒之号一翁星州人生於弘治己未資稟剛毅哭字宏偉家逸超凡勇力絕倫自幼嬉戲間備俱仗羣兒長而好遊俠有橫鷲萬里之志角觝弓馬冠一時間有戲賊叛奴必從制之早業武舉如南致助致謹同應瑞輩惟先生指揮人雖日以狂荒而亦有知其為非常人年二十八九伯父利書公召而訝戒之懼然敬惕立謝其黨乃折節讀大學晨夜不撥從松壘朴公久在函丈或誦或思嘗於馬上

執簡沉思忽犯辟法僕繫馬行而終莫之覺其刻苦專
着多類此宋奎菴出按湖南首訪講道曰實踐何必減張
橫渠 明而內實學經明行修授司畜乘傳入對陳進學
致治之方官至學業正卒於春仁年七十八 名臣錄
尹春年考人耽浮自信其學甚至撥捨佛老緒餘以自張大自稱
得道且自謂佛曉音律又曰見人教句短篇亦示其人壽大賢
否貴賤云初附元衡擊去元走以至大官聚徒講學妄以師道
自處浮薄起名者多從之游議論凡生動引聖賢其言曰聖人
無他只合天心者也不論是非義理而只以成事為合天心又曰金時
習東方孔子也不見孔子則得見悅卿可也矣其所取乎時習者皆
諛傳怪誕之實非時習所為也儒普兩自稱悟道見春年呈其
所著春年大賞之謂曰普兩因釋學悟心止而功未至於定其
証妄多類此春年不喜酒色故其徒雖沉酒淫佚者每見春

年必自謂止酒屏色以相欺誑人皆指笑之但春年稍廉不
受賄賂以此或有取者位至六卿多所改革自謂行道及元
衡敗春年貶敗故鄉里執中飲冷後病而死 名傳見記
李浚慶字元吉号東阜自少磊落不羣仅負雄偉有多士回立朝
清嚴自持與兄潤慶日有時望潤慶外和而內立浚慶外嚴而
內拗 仁福末潤慶之子中悅與李輝私語犯時忌及乙巳亂
作中悅欲以輝言告浚慶問于浚慶：曰不可朋友而自就死
地也中悅乃自告于朝而亦不免死乙卯倭變潤慶尹全州浚
慶以都元帥鎡于羅州貽書于潤慶曰賊鋒甚銳卿兄勿進前
少避潤慶曰君受國厚恩當以死報遂以兵赴靈巖助戰得捷
浚慶頗有追撓狀顯被人誣故皆如第劣於兄矣方權奸用事
也浚慶不涯異而護士類故時望不衰元衡既敗乃得當國 上全

今上之初士林翹望有為而後慶無經濟之才性又高亢不能下士
且以膠守旧轍 上因循架漏無相業可規於是士林短之奇大
升尤後後後慶聞而啣之遂與士林不合疾病上劄論朝廷有
朋黨之事請罷之 上驚問大臣曰若有朋黨則朝廷亂矣大
臣和解之而後甚糲糊 上亦不察問得無事由是士林指後
慶為魄止之人不能全其名望謹按後慶以四朝老臣清以律身嚴
以治事屏出權奸翊戴聖君孰不曰賢相乎惟其矯亢自守不
能下士積成嬰隙隙卒之誤君上以表邪之言遂失令名嗚呼上全
後慶誠賢相其功實在社稷李珣亦嘗稱之矣顧其矯亢之性不
喜儒學之士至斥李滉為山禽野獸 蓋以退溪難進易調
如山禽野獸之難馴也 其見識之累
如此至其遺疏則言在打破朋黨而適啟人主殺士類之心當時新
結已印之已之禍聞者莫不寒心珣之陳疏力辨豈得止也哉

栗谷錄曰人之將死其言善後慶之死也其言忠云

奇大升字明彦号高峰又存齋氣槩豪俊能伏一座人清名大著
李樛忌之陰賊樛敗士類推重以為領袖大升亦以經綸自負而
其學只務辯博宏肆而已實無樛存踐履之功且有好勝之病
悅人順己故介士不合而所說者多附之誠者不取少時曹植見之曰
此人得志必謗時事其為大司成也命薄汝生之信具以食無托
飽為題使作箴以諷汝生 多不悅不就館 庚午年方論修勲
大升稱曰乙巳之勲非偽且 先王已定今不可削邪黨以大升言
為主識者頗不韙大升既與流俗不合又為識者所不取自
上亦待以尋常樛亦不得志棄官去而道得病至古邱村舍
卒年四十六官至副考大升雖非宗才而英特過人其与李滉
爭辨四端七情之同異累數千言論反覆越學者是之 在澤日記

密於崔永慶之府吊大升所親曰斯文不幸斯人處沒永慶怫
疾色曰奇明彦少有才學多有病痛以乙巳羣奸為有功以南
溟為授亂朝廷以此偏見若得施設必害於政此人之死豈足為
斯文之不幸乎永慶之言雖過而後長或不隸上全

恭懿殿未寧 明帝令政院考服制以聞時退彥在京以有在
神效叔無服自 上令無服眾莫敢違奇高峰以遠接使從
事入來曰 仁廟君臨一國今 上自有往繼之服豈援叔效
之禮乎退彥曰明彥之言是也倉卒失對吾不免罪人云退
彥始以叔叔無服存定者誠不思之說也然當時豈以倫紀
壞社稷亡君憂也哉亦宜以不行三年為國家憂如今之
君子乎 九卷身閱此重書

李滉謝病啟 上問曰朝中何人可倚信何人為道學乎滉

對曰李汝慶可托大事願信任勿疑奇大升學問之士也博
洽造詣鮮見其比斯可謂通儒但未造精緻耳謹按知人
則哲維帝其難之豈不信哉李文純以碩德儒宗當主
上托賢之際所薦只二人而李汝慶則以首相之位不能
引君當道傍拾俊入而矯亢自高無容之人量只欲遵
弁旧視而沮格儒者之議殆不及於具臣矣奇大升豪才慶
氣學問不正自許太高較視士類異已者忠之同己者
悅之若使得君則其執拘之病將以謬國矣以李文純之賢
所薦如此豈不難哉 五傳日記

禹性傳少遊李滉之門稍得善名而負才氣持詭辯凌駕
士類自以為才堪經濟而行已多有玷汚善類不取但其友洪
渾成洛之輩妄相推重至以性傳得志萬物咸遂其生翕

稱譽寔繁其徒氣勢甚盛識者愛之李潑金宇顯問
於李珣曰如禹景善姓傳將何處之珣曰若君子秉政紀
綱整齊則渠安能聘其私智乎君子退朝廷無紀綱
則欲排擯此類亦不可得也此等入不必攻擊也潑亦以
為然安敏遂讓珣苟且巧潤欲使君子同罪以為調停
之計甚不悅李令鄭仁弘聞性傳將逃水原恐復居侍
從之列乃劾其為邑托以觀親長在京師且多輸錢穀
于京家辦具酒肉以宴宴飲而張皇氣勢安自矜高之
狀其侑董咸懷不平矣上全
盧蘓益守慎諫珣島守臣希時寧夙古困辱百端曰罪人安得王食
至質粟米于山郡以給之一夜月明蘓益使童奴留守曰罪人安得
宴樂囚其奴 宣帝朝蘓益大用坎珂終身唐漢記聞

宣帝潛邸受業於掃胤明一因論行義每稱盧蘓益之說 宣帝
問是何人胤明曰帝今大儒以非罪放海中 宣帝傾心已久即位蘓
益以典輸還朝七年入內閣君臣相遇豈偶然哉紫梅筆法
盧蘓益少有重名乙巳以吏部諫珣島殺聞強高有安石東山之
望 宣帝即位入相府爰立之後一無違明時有混世諧俗之
事士夫大失所望唐漢記聞
李珣每於入侍之時多所陳達盧守慎謂人曰李珣於筵席多
言 上所厭聞恐其生事我欲止之不相知故不能耳珣聞
之笑曰我退則無言蘓益其無度矣既不能自言又止他人之
言乎平生讀書何所見而知是乎又謂韓偓曰古人对歷度
履險氣節強儒蘓則二十年遷諫之後氣節消盡矣不澤日記
盧守慎諱疾 上累不允批荅鄭轍製進其畧曰大臣無可

去之義而有必退之意則不過苟焉謀身以負國也自卿愛
之之後眾喜得人皆以爲至治朝夕可見而或至于今幾半無聞
此何狎寡人之恥也正宜君臣相誓飭躬補過之不暇尚何忍
懷自便而忽大義乎於是漢者皆曰此批卷近於論劾激時爲
年少士類所忌乘此排擊者蜂起憲府請授治曰不論王言
之體而有自便輕蔑之言狎安敏學曰彼雖不合批卷之辭
寔是公論也 上全
上手教諭曰惟卿山川氣像星斗文章學傳伊洛之脈道存
儒林之宗黃閣十年德然有高岳之功九鼎之執多以予之
不殺致今日得免於類師者是使然也若在瘴海天吳或
若動心增益去爲大用逮予叨承爰立輔是天以卿授予也
方切仰成之際遽見來退之章以予涼薄賢相棄我而去且
愜不安若無所容云云守慎感涕出視事 上全
李山海曰獲有通相有困於時事否李曰曰獲有不能

達明人多少之譬如工匠乃拱乎以食者也雖益亦益其獲有
匪後若數尾畫墁者代之則其害空淺矣 李山海曰然 上全
李士亭之蓋字馨伯少孤贅于毛山寂家出而還亡其祀家人
問之則曰見乞兒凍病割而分三炊矣剛者亦異之亦手管生業
數年內積穀數萬入海種苧割而爲韞襦數千不盡散之貧民
妻子每有飢色國內山川無遠不適或浹旬不火食或盛夏不
飲水往者駭人異俗之舉布衣草鞋負篚而行或邀遊士
夫間傍若無人於諸家雜術無不通乘一葉舟四隅係大瓢三
入泮州無凡波之患州官聞其名亟致客館擇美妓薦枕指
倉穀曰爾若得幸於李君當賞一庫妓異其爲人乘夜納媚
必欲亂之竟不被汚州官益敬重焉常誨子姪戒女色曰此而不
嚴餘無足觀也行爲鉄冠脫而炊飯洗而冠之後以卓行薦拜
六品官卒于牙山任所年六十七矣常於栗谷座上名士多

會栗谷方以大諫辭疾公曰聖賢所為頗作後契栗谷曰
有何奇淡常願尊大作一書以配莊子公笑曰孔子稱疾
不見獮悲孟子不見有王之名故後世之士多以無疾稱有
疾病欺人乃人家急奴頑僕之所為而為士者忍為之乃
托於孔孟此豈非聖賢所為作後日之契乎一生皆笑又
曰去年妖星吾以為瑞星栗谷曰何謂耶公曰人心世道
極其潰裂衣將生大變而自星見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
度豈非瑞星乎 名臣錄

公語諸名士曰當今國事如人元氣已盡無下手救藥
之治只有一奇策可救危亡之勢坐客請問奇策公曰
今世必不用此策何以言為坐客請問甚切公良久乃
曰今日叔敵當朝則雖不能大有所為必不至於危
亡此乃奇策楚漢相距以得韓信為奇策閑中初定以
任蕭何為奇策豈於得韓蕭之外更設他策乎一
座皆笑 石潭日記

公又責栗谷曰君何忍退去譬如親病極重死在朝夕而為子
者奉藥以進則病親極怒或以藥梳擲于地有時擲于面傷其
鼻目則為子者其可退去乎其將涕泣退息効愈怒而愈進
乎栗谷曰譬喻則甚切矣但君臣父子無乃有間乎若吾史之
言則人臣寧有可去之義乎 名臣錄

金繼輝問作栗谷曰罄任何如人或比於此葛亮何如栗谷曰
士序非適用之才豈可以於此葛亮乎比之物則是奇花異州
珍禽怪石非布帛菽粟也公聞而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橡
栗之類豈是全無用處乎蓋之蓋性不耐久作事多有始無

終非可久之才且好奇非須常成事者故云然名傳記
公哀流民弊衣乞食為作巨室以館之誨之以手業無不面諭
耳提各周其衣食而其中最無能堪之禾莖未使作藁鞋董
其役一日能成十對販之一日之工無不辦斗米推其利以成
其衣收月之間衣食俱足而間有不勝其苦多有不告而遁者
可見民生因情而飢飽之亦民近效妙矣哉名傳記
徒輝回當今朝臣可當大事者誰李珥曰朴和叔與多人表裡
潔白愛國以誠朝臣無比只恨精神氣魄稟得弱恐不當
大事白老仁傑心事不凡志切愛君只恨氣虛學荒無以
有為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德尊上得主上之眷注下負士
林之重望可以有為而終無擔當大事底意思恐是
自度才不足耳徒輝曰奇明彥何如人珥曰明彥氣蓋一

世亦奇士也但自許太高無溫謙受善底意思必不為士
林所敬安能當大事乎徒輝曰畢竟時望正焉敬珥
曰無已則敬於和叔乎至是淳果被大用名傳記
礪城君宋寅見李珥曰左相有闕自上命卜相云誰
負物望珥曰必是前相考之前相指洪暹朴淳也寅
曰若前相又遊列誰可依者珥曰未聞有負望者必以職
次為之寅曰如季貞李及白曾聞有卜相之望今何人
寔珥曰季真子府盧禎稍有士望第未知合於相位
耶重輝徒輝曰雖無時望吾則以考勝於季真也寅曰三人作
相有相業否珥曰季真窄狹子府遲鈍重晦滑稽皆不能為
但不害士林耳沈義謙問曰姜相之無先作相耶珥笑曰尚
姜士尚循嘿無是非真是當今政丞也厥後李後白盧禎

相繼而卒金繼輝見忤士類姜士尚果作相

李珣於律席因講孟子至王顧左右而言他啟曰當今民生憔悴紀綱紊亂四境之內不治甚矣設使孟子問上以如何則自

上將何以答之耶

上不答珣知

上無私濬之志遂有去意

上在

直提學李珣上疏辭職跡三上乃許其退三司交章請留之不能得柳夢鶴謂珣此退得可謂快適矣但人皆有求退

之老則孰有扶護國家者乎珣笑曰若使上自三公下至衆奉皆是求退之人則國家之勢自升大敵勿患且不能扶持也

上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于內或云將用佛事諫院啟曰欲用于何處耶函示聖意以解珣惑

上怒答內用之物非下所敢仰問之又啟曰殿下所用有司莫不供進宮中別無用燭許多之慮也此必出於邪岐與

純臣未欲仿微杜漸今者蠶蠟已盡入內論之無益司馬

光曰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殿下只此一事不敢宣示則未知坐狎得肆之地其不能愧屋漏乎答曰該司

之物在余量用而已非君下所敢容言者也昔梁武口苦求蜜不得不料復見於今日也李珣幸同僚請闕辭職曰

昨承聖教至以侯景比臣亦不勝驚愕該司之物固是殿下之所有而用之以正則當奉之不暇若用之以正不則

雖該司亦當復送況言官于外間喧播之說或以為將造佛像聖學高明似不感於異教茲敢仰問以絕羣疑耳

殿下但當內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秘諱之密峻拒之

蔽一何至此上尤怒答曰今視啟辭亦不足以滿一笑假使崇奉異教自古流來胡像亦多新造何為未知

聞於何人乎欲拿鞠而辨之巨此而在不可見人心之澆薄
身此予所以無心於斯世絕意於有為者也再啟曰傳播之說
非出於一人口之若必一一拿鞠則何異衛巫之誣謗乎若用
之以正則何不問示以解羣下之感乎既絕言於有為則臣亦
亦何心抗顏清朔有所達白乎荅曰予豈荅所聞取軼於下
而肇後弊乎諫院必有所聞之人直啟無諱三啟曰傳播之
言行於道路出於里巷之人其可盡鞠乎古者立誹謗
之木且使行旅謗於道高賈漢於市宋剛明主以謗
讖之無案而輒加拿鞠加拿鞠也臣等宜忍畏物逢此
指引無轉納吾君於不歸乎 殿下只治臣亦妄言之罪足矣何
必立威以鉗口以駭四方之視聽乎嗚呼君德日就於高元
士習日就於萎弱弊無矯革之期新受出言慮之表

假使朱汲在位諫言日進時事之正亦不可望荅曰彼諱所聞
之人惟多言以塞之此豈無隱之道乎周禮有造言之刑今則
姑恕勿諱可也五啟曰若必窮詰傳播之言根而輒以造言之
罪加諸諫臣則羣下莫敢發言而聰明日蔽矣不幾一言喪
邦乎荅曰勿諱是時和文雖憲府上劄論批荅之未安政院
亦累啟爭之矣蓋是時貴人金氏冠冕後官為子祈福以作
佛事 上心則不信異教故峻辭如此李珣因此以覘 上意
軼士而有啟矣後慈壽宮危以內命往金剛山作佛事有
司所糾囚於淮陽獄於是館學法生上疏請瘞淨業院且言
黃蠙所用不正 上復容荅之且曰黃蠙非用於佛事遂以
而日入內黃蠙還下該司 上
李珣自陳多病不能復仕之狀 上曰病若如此則亦無奈何

矣隱居最好古詩有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羣
隱居豈不樂乎大憲沈義謙承旨洪聖民修撰許對亦啟以
上教未安且曰洗耳之句無君臣義詩言不好 上曰若以予
之不勉留為非則可矣其待何疵之有 上全

鄭澈問珥之解官曰自白上若誦洗耳之句則明日便可引去
珥曰季函過矣我在朝無益故退豈以此待之故決退明
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憚之之事非我心矣 上全

始太祖初罪人尹彛李初入中國誣國系故大明會典及祖訓載
我太祖宗系以為逆臣李仁任之後且連弒四王得國云 指輔
昌瑤頌乃恭諫之世子也恭定王初始得知其誣錦即遣使
彬奏請改正成祖降勅允許先王續遣使請改而或許或不
許今 上早已李珥慨然語人曰匹夫受誣尚能伸雪安有國

君受誣二百年而不伸者乎此由使伶不得其人故也乃與同
僚叙啟曰主辱臣死宗系受誣列聖之辱矣大奏請之使
當以至誠感動天庭事成則還國不成則為理骨燕山之計
然後庶可成事矣請別擇專對之才 上允之朝議多以李珥
可遣朴淳李山海曰叙敵不可一日去國宜思其次乃以繼輝
為使甲申使臣黃廷或得禮部覆題謄出新會典所載我
國事實具錄於勅書中而其刊佈辨誣甚詳 上大悅祭
告宗廟後年俞泳得印本一卷尹根壽又得全秩而來
命銘勳以廷或泳根壽為首功前使有功者並分賜
券號光國功臣於是廷或請上尊號 東洲雜記
上曰今聞清朝會典成若得蒙賜此書而見昭雪狀則予死
無恨矣公與上副使戊子二月詣京至禮部息乞曰若不得此

書收報寡君則將埋骨茲山之側而已且泣且拜因叩頭出五
尚書沈鯉動容嗟嘆天子聞而嘉之特降勅書曰陪臣至誠懇
請故往賜會典云還到山海關主事馬維銘作詩稱賀其五月
復命 上大喜遂勅於郊外而引見曰蕭曹衛霍之功不足與
比 上自製詩次馬主事韻而下教曰使臣間關萬里殫盡一
心奉奉綸音新肇寶典變禽獸之域為禮義之邦是東方再
造箕疇復叙之日也可使泯滅於後世耶遂命法詞臣皆和
之因有超資之命

李珣白 上曰作人之初雖非一類可見但故習傷教者則
不可不革今者士之初登第者四館目為新來汚辱侵虐無所
不至夫豪傑之士尚不以科舉為念况使之毀冠裂服宛轉
泥中盡喪威儀以棄廉恥然後乃於仕版則豪傑之士孰

肯為世用乎 中朝接榜新恩頗加禮貌若聞此事則必以為
胡虜矣 上曰侵虐何意昉於何代耶珣曰於傳無徵但聞虜
末科舉不公登第者多貴家子弟曰高乳臭者故時人目之曰
紅粉榜人情憤激遂肇侵辱云 上曰此可革也遂命痛革不

澤日記

我朝新登第者号称新來四館分隸号称分館、之後新隸
者夜渴本館先進之門号称回刺進退出入侵虐困辱惟先
進之命殆至旬餘而後始許參坐於本司号為新來免新
夜行之除巡更者無禁行止服色極其怪至以新鬼嘲之朴兄
登第分館不肯回刺余嘗謂之曰此雖非狂士所屑自係
國俗前輩名德亦皆不免何至立異論於節目前事取世俗之
指點耶答曰不然初是士子初程何強循俗套自見魅之

俗目乎舉谷請草此事載之經筵日記近世尹相公趾完雖不自處以道學之士亦不肯為豈有自好之士身蹈此習耶余考政容稱善而余則不克強就回刺後書報朴兄云鬼行既不免而至於嘲詆廢謔亦多隨人而波者悔不與吾兄同去就也 崑崙集

程子易傳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近世先進之侵困新來固涉於火戲而行之遂以成俗前輩名人亦皆不免循俗為之今聞左右與朴喬伯又過之恐未深究軒輊之所在也士當所為不在此如此小、節曰姑且應俗不唐為獮較之義益勉其所宜勉不能無區、之望也 明谷與李先佐書

姜士尚立朝三十年不能出一言論時事每曰國家治亂在天非人力也居官不張公論不循私情任其自然而已喜飲酒

醉則不言每對人只以手扞鼻而已士尚拜之日鄭澈族姪鄭仁源持酒飲澈曰人生幾何、用自若願叔父慎勿開口只事扞鼻取相位以活窮族聞者冷齒 石潭日記

許曄見李珣曰何以功停御約乎珣曰衣食足然後知禮義飢寒之民不可強之行禮也曄歎曰世道昇降有命存焉奈何珣曰公意以為民生桂樞困瘁若行御約則果能化民成俗治昇大敵耶曄曰然無、上命故不能也珣曰公之治家豈待上命且自古民墜塗炭而有能成禮俗者乎今多父子往至親若不念飢寒日據而幼學必至相難况百姓乎曄曰君無堅執須待眾使兩司建論可也珣曰余不自知其非故不敢待時曄慨恨不已謹按藍田呂氏御約綱正目備是同志士子相約而講禮者也不可從施於小民也朱子欲

率內志講行而竟未果焉况今季世民陷准度失其恒心父子
不相保兄弟妻孥難散而遽欲束縛馳驟以儒者之行其所
謂待從之政可以代亂秦之統干戚之舞可以解平城圍也
如瞬焉妄之士徒知慕古不度時宜不知治道有本末緩急
而乃欲以紳約挽回末俗以升大猷豈不謬哉
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為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時金宇顥適
在玉堂人或尤之曰他人不解事不足道也子是謗書之人也
何以作無稽之論乎宇顥曰僚議是銳而吾窮格未至不敢
斗耳謹按而後之義固重矣所生之恩亦可較也惟得一意於
正統豈可絕情之私親乎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親行祭祀於
禮無違於正所不免玉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 主上祭大

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子入父廟之禮則
有妨於尊正統故不可祭云此皆非稽古之說也禮有公朝禮
家人禮學宮禮則公朝禮以君為尊故雖諸父恭行臣禮焉
但親父則不可臣也家人禮以尊屬為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
下若惠於官中坐肴王之下是也學宮禮以師為尊故雖天
子亦有拜老之義若孝明拜桓榮是也况大院君 誕生 聖
躬假使生存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於官中必拜矣今入其
廟用侄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乎俗儒無規理之功徒知尊
君抑臣之為禮而不知私親之不可絕乃進無稽之論以致主
上過於暴怒緣有過舉誠可歎也 上全
盧守慎以為金汝亨金鎮李銘林復等禁錮歲久冤氣必積
請復叙用以消冤氣 上從之金汝亨金鎮李銘則於丙辰丁

已間依附尹元衡攻擊金如度金虬亦將嫁禍士林者也林復
則乙巳以後黨附權奸將以虐人為後身之禍者也謹按旱蝗
固是冤氣所致但所謂冤者無罪見枉之謂也若有被斥者皆
謂之冤則四凶之流放寧非亦當為冤言而拒克代之災矣
憲守慎位居台司被上春遇而當此被災之時無一策可視願
以叔用罪人為應天之道其可謂至無能者矣上左

右相盧守慎白曰戶曹判書必有計年未老者委任
可也正二品之列無此其人願簡自聖心擢以用之上曰年
少之人有欲為戶判者乎守慎慚而退副學許曄進曰內
帑之財當以有司掌其出入周禮如此上曰今日朝廷
欲行周禮乎曄不敢復言上嚴問儒者之言凡有建
白皆不納左相朴淳對客歎曰上心牢不可回吾亦食祿

而已復何希李叔敵有何慶乎其高誠不可及也李珣謝病
敝去故淳如此上左

上問朴淳曰刑曹長官每患不得其人請卿勿論賤次高下
薦其可堪者雖在即僚亦可擢用淳對曰上教如此不勝
感激臣請出與同僚議薦既出乃薦後白故以特旨拜
官或謂李珣曰左相真可謂無才珣曰何故或曰大臣平日
當定權衡知某人可用可也豈可被上問不能答珣曰子
言是也但銓薦人物各適其才是古之大臣所為也今之
大臣不能辨此或曰今之大臣將屬用珣曰拱手無為雖
不能做相業猶勝於毀尾畫墁者或曰然則不畫墁
不毀尾是今之相業乎珣曰然或曰使有才德者居
今之相位亦止此而已乎珣曰子見工匠之有妙手乎若

使縮坐一隅無所作而享美食則心不安必欲自其能
不然則寧去而之他矣曾見有才德者處今之相位則必
以言不用計不合不久而去矣於國家何益哉如思菴菴種
翁居位不能有所為雖無所益亦無虧損勝於毀尾者
而亦勝於去就必以道者必不在朝故也聞者大笑
上問盧守慎曰卿其薦賢守慎曰臣無知人之鑑何敢輕薦
但以臣所見言之李珣許曄可用之人也 上曰予知其可大
用也但其人言論多過於激此由年少而然若若曄則最
是迂闊者豈可用之人乎 上令
執義申黜啟北兵使朴民敵年老無才畧不可不逐且北方
空虛虜騎若來無備御之策清預擇將帥以養望 上曰朝
廷身有大言者若虜騎來侵則可使大言者御之李珣進

曰 上所謂大言者指何人乎若指大言無辜者則用必債事何
可使之禦敵乎若以好古慕聖謂之大言則 上教聖為未安
矣昔孟子遇梁惠有宣而尚以克辨為期此豈好為大言乎今
殿下曰儒者以大言欲至之有此則賢者表氣不肯者禪冠矣

上嘿然 卷

時命量田而其法多定教差官殆至百餘而以閑散朝士為之
該司乃集兩朝官長選之朝官不會三令五申而至五六人遂
嚴飾將加罪而終不至乃以忠賢衛歸事輩差定而命即是以
以生負事有賊人為量田逆官於是紳中士人相語量田逆官
當統屬乎敬差官逆官有過則敬差官論罰至於杖楚我
輩士族乃屈膝於歸事輩而受其毒楚乎寧死不能再比家
以避其事或言年凶不可量田以援民乃止謹按紀綱類則百

事不可做量田敬差官非就死地也朝士作散者非無識
頑民也今使有激之士就一死之地而尚不可得則况可使
不教之民禦寇賊手以當時之紀綱何事可做若遇敵國外
患則必如入無人之境矣嗚呼危哉上全

青野謾輯卷之

自

明廟朝沈義謙為舍人時以公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
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之中多寢具義謙歷問其寢
肇敏隨問以對甚則金孝元臥具也金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謙
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士乃縱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非介士也
後孝元登魁才名日盛律身清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獎而吳
健薦之尤力義謙前日有扶藪士林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
由此有當治之勢吳健欲薦孝元為銓郎義謙嘆前事輒沮
過故孝元類皆推重之孝元心短義謙常語人曰沈也心慙而
氣粗不可柄用於是義謙侑輩皆疑孝元嗚怨有報之志或有指
為小人者而孝元侑輩亦皆嫉義謙以為害正之人由是士林前後

輩不相協有分黨之漸及孝元為司諫許曄為大諫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年少士類尊之為主朴淳有清名重望而是前輩故人或指為義謙之黨曄以淳按獄失性啓請推考大臣而大失事曄乃謝病士林疑孝元欲攻曄以孤義謙之勢甚不韙之卒應時請副學李珣請論劾珣不聽鄭宗榮為廷判附孝元而非人望鄭澈請李珣論珣珣又不聽澈作待曰君子諱黃閣小人秉東銓賢邪進退除副孝心恬然珣微笑而已君澤見也

時義謙孝元角立之說紛紛不已李珣見盧守愷曰兩人皆士類非黑白邪正之可辨且非真成嫌隙必欲相屠也只是末俗黨黨因此小隙浮言交札朝廷不請當兩出于外以鎮定浮议大臣當於這席啓達其由守慎乃白上曰近沈義謙金孝元互言底累因此人言黨黨恐有士林不請之漸此兩人補外為當上曰兩人互言者何事耶守慎

曰互言平生過失耳上曰同朝之士當同寅協恭而乃相訾毀甚為不可二人皆補外珣曰此兩人未必深成嫌隙只是我國人心較躁末俗黨黨益甚二人之親戚故旧各傳所聞轉相告語遂致紛紜大臣當鎮定故欲出二人于外以絕言根耳且自上須知此事今日朝廷雖無奸人顯著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日以朋黨為兩治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上曰大臣當以為鎮定為心知文正序金將曰自上既知其然矣二人之才皆可用不必補外當自消融協和耳上曰此亦然矣但二人非真有仇嫌欲相害也只是俗薄不請造作浮言必至生事若二人在朝浮言必不息必須補外以絕浮言之根本也未幾親政以特旨授孝元慶興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請當補遠邑吏判鄭大年兵判金貴榮皆啓曰慶興極遠接近胡人

非書生所宜鎮撫累啓乃命換匾寧沈義謙拜開城苗守於是
年少士類危疑益深李珣居中將以撫按彼此士林倚賴焉守
慎既出孝元之後許暉尤甚軒發守慎恐士林疑之乃對暉自
明無偏黨之心矢誓重複識者笑之上

金孝元既拜匾寧士類危懼不定且孝元病重不堪赴塞北李
珣受賂將者親墳乃於拜辭之日徧啟曰臣有所懷不得面對今
因拜辭不敢不達金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言與臣合實是士
林間公論蓋以兩人補外以爲鑄定之策而已非孝元等有罪而
逐放之也請以內地僻邑授孝元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遠圍之備
上疑珣黨比孝元怒答之辭極詆徇私後乃知其不然上全
李珣省墳後還入侍啟曰臣前啟金孝元之事辭不達言以致
上批多有未安者至惶恐不已 上曰予未知金孝元有病而授

以邊邑副孝啟辭似未晚予言故有所云、非以副孝爲有私
也天言甚漫似若有解者仍曰當改孝元之邑其知之後後日
授金孝元三陟府使先是金孝元喜薦引名類年少士類故重
焉勢焰甚盛前輩士類惡之而畏其勢莫敢下手李珣在朝恐其
駁、爲不和之漸欲救其勢乃倡補外之說公論倚之爲重珣言
只欲鑄定而已非欲深治也既出孝元劄論便激欲深治之珣
極力止之且引李潑爲銓即力主調劑而時議反以珣爲含糊
不明李海新謂珣曰金仁伯必是誤事小人君不知其用心故於
往席不分是非矇眊啟達至序未安矣珣曰吾則以仁伯爲好
名之士而已不至如君扣作小人者也鄭澈具鳳岭卒應時扣皆以
孝元爲小人欲深斥之澈將南啟勸珣斥孝元珣曰彼人亦快無
刑而爲士類所重若用深斥則必連累士類大致紛紛朝廷傷

矣終不聽徹乃作詩示之曰君言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豈時回
慨歎前輩淵思孝元如此而後輩士類頗惜孝元以珥譔出孝
元或有謂珥者曰天下無兩是兩非公於近日外事不分是非務
欲兩全人心不滿矣珥應之曰天下固有兩是兩非矣伯夷叔齊
之相謀及武王庚者不相合是兩是也春秋戰國無義戰是兩
非也近日沈金之事非兩國家而乃相傾軋至朝廷不請直是兩
非也雖是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而必欲是此而
非彼則方生之說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於是前輩九珥之不
攻孝元漸不用珥言後輩九珥之不用孝元初論甚相乖大諫
洪聖民謂珥曰李誠中為持平物論欲効遠何如珥曰是何言
言也誠中別無過惡亦非異眾作睡眩者也但與仁伯為深交也
仁伯尚不可攻况可攻其黨友乎若然則尤至紛紜決不可効

也聖民初是珥言後被時輩力劾乃劾誠中士類益敢為駭國
言罵、珥上既不得於君父下被僚友不用其言尤決退志與
韓脩南彥純論時事曰近日時論欲汲汲、硬定是非、豈可
以一時氣勢強定之乎帝初裁抑仁伯寔是公論而及今論以
過激尚未安定士類之公心中立者反生疑心若此不已必失
人心反使左仁伯者為公論矣彥純曰只抑仁伯一人神外矣
其餘人依旧在清班則士類帖然無事矣珥曰此吾言也彥
純曰公不可退如此綸紘之時豈可不念乎珥曰不見信於上
下奈何彥純曰豈無一分之益珥曰為一分之益而誤我乎
生何如彥純曰良久此亦然矣金宇顯見珥頗有愛惜孝
元之言珥笑曰視仁伯有四本一本論則以為無狀小人此
則李涵輩也又一本論以為好名之士此則我也又一本議論

以為雖帶好名言思也是善此則君輩也又一亦議論以為無
瑕之君子此則集之脩輩也一人而具四本議論各自是已見
莫可相通以此做出許多紛爭國綱民瘼置之度外而汲
務定是非朝政自然日就紊亂此亦天也字顯曰此則然矣
何以致此紛紛乎珥曰金仁伯之過在先矣仁伯不自量力
欲為國事而不避嫌排抑先輩士類年長者莫不忿怒
而畏其勢莫敢下手余見仁伯所為不無後弊故倡為裁抑
之論當初先輩借珥為重惟言是從及下手裁抑之後乃不用
珥言有如得魚忘筌矣可笑大抵此事裁抑則是矣過攻則非
矣以無形現之罪故也余言不見重者由季涵所見過中故也
季涵以清為名世所重故脩輩恃季涵而輕珥矣字顯曰將
何以救珥曰而見成就肅夫字顯景涵字激聚于要地則可救

矣字顯曰公亦去矣吾亦雖留何益珥曰吾之進退不係此事字
顯曰何不於經席痛陳乎珥曰此事言之極難必待君臣相信乃
可盡言今者自上不知羣下之心若後宗陳啟則必疑朝廷分朋
結黨而使渾人獲利矣字顯曰公不可勉留矣珥曰若數月內當
生禍敗則珥可勉留相救矣今則別無形現之禍而朝廷論相乖
和氣日消加以俗論得行清議漸微數年之後始見其證矣
吾今上說下詭皆不相信安能坐待數年患後而踞一強爭乎
許曄見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珥曰何謂也曄曰百年以
來咸常執國柄時人耳恬目習以為當然一朝有年少之士
指時人驚恠耳珥曰似正而寔誤今日之非仁伯者豈為方
叔謙地哉公言誤矣曄曰和叔字厚季真字後重晦字繼輝雖
有時望識者論之則必以為方叔門客矣珥曰公言大誤斯

三人皆士林之望豈是依方叔而發身者乎曄之言蓋以義廉
為外戚權奸而朴淳輩皆依外戚致大位孝元排抑外戚故時
論裁制云矣珥謂掃脩南彥純曰許大輝曄字所見甚謬他日
誤時事者必此人也珥見盧守慎曰時論紛亂相公何不鑄定
守慎曰如我者何能鑄定珥曰公不任此則更責何人守慎曰如
公不可退去珥曰今日之非金仁伯者欲汲、顯攻其亦反起人
疑當初裁抑自是得中人皆以為公論及乎攻之太甚則士類反
疑挾私釋憾欲彰其非而反曰是之、論非之尤力則必有是之
益重者矣守慎曰此言正是須向諸公明言之可也珥見具鳳
岭曰士林乘張人心恣、而人謂公主論云果然乎鳳岭曰
吾病伏一隅安能主論若今日更有所處分則時事誤矣
當靜以鎮之珥曰此吾意也珥見朴淳曰時事無可進步處

苟免禍敗足矣朝廷不和是可深愛年少士類疑懼太甚頃
使安定也淳曰計將安出珥曰柳成龍金誠一輩敢鄉不來
想必為回言所動也此人須白 上特名而金宇顯近被
主上疎待亦白 上引入廷帷與李潑輩持時論而季子
涵亦不來亦請特名如此稟合人材而用人之際權衡平
正使人不得橫議務在和調鎮定此如一二年則朝廷請
矣不然則俗論勝而清議衰將至朝廷昏濁而清名悉散
於孝元輩則大失人心而終不見調劑之日矣淳曰此語誠
然恨無任此者因劾珥苗甚切士類知珥已決退李潑宋大立
魚雲海許錦安敏學未就與之相別珥曰吾今欲為定論
諸公試聽之皆曰諾珥曰權奸濁亂久矣權奸廓清使士論
得伸豈非方叔之功乎仁伯欲為國事則宜無失巨

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使前輩憤士林自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既如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劇則此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自今以來不相疑阻坦懷處之更有何事不然朝廷之憂未艾也曠昔則士類俗類只兩邊而已今則士類之中自分兩邊致此者非仁伯而誰魚雲海曰此言真是公論今日在座之人皆從此論則時論定矣生中皆曰然珥既啟紳時論益清不可救矣

上全

况則以此人為無狀小人必至效禮國家斬伐士林珥則以為好名之人也若公論相與則因而得勢能行其忠若公論不許則必不求旁歧曲徑而強入也若柄用則謬事而為他人所使則才亦可取也今者殺其勢則可也若嫉之太甚治之太急則必致士

類之不安况每以後日之禍為慮此則不然若使彼之為人一如兄言毫髮不爽後日復得安路睚眦必報斬列士林則兄以先見之明含笑入地無少愧怍其死也榮矣珥則護奸惡名百世不滿偷生為辱後患在珥不在於兄、何戚、焉又曰大抵金某好名而喜勢一世善士相交殆盡視其举措只欲保持善名兼固勢而已非若無狀小人蕩然無防只貪利祿也又曰若無主東主西之勢則士論定矣珥則欲彼東西而一之力未能也使珥若主東或主西則豈至於兩邊俱不扶乎呵、也

谷身松江書

時士類中分所謂東者多清名後進所謂西者只是先輩故人而已其附從者皆無時望於是士類知東盛西衰而且西人於出孝元之後举措乖當公論不與故一時進取者咸趨於東

皆振腕以為東是西非金繼輝雖是西人而亦為年少士林所
重故年少者或厚命於繼輝尹覲與金誠一同作銓即漢論
矛盾遂成嫌隙覲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皆在要津每作扶西
抑東之論東人深嫉之而斗壽居家不清謹頗有受賂殺或謂
繼輝曰斗壽可劾出之也繼輝止之曰方今士論橫瀆務在鎮
靜不可攻擊年少輩以此不快於繼輝矣如文修撫姜緒於程
進啟曰士類分作東西二邊皆可用之人也不可捨一取一云
於是上已知東西之說矣李潑偏主於東鄭澈偏主於西二
人所見不同而皆有人望且愛國奉公為一時之最故李珣
每謂二人曰君亦二人漢論和協同心調劑則士林庶可無
事而言之甚切澈稍回所見與潑定交相與作持平之論而
東人喜事者終欲攻擊西人之不善者以防後患皆以斗

壽三父子為邪魁決言欲去之惟柳成龍與潑不從矣時務安
保逆金應禎以賂權貴竟下獄鞫問朝議方以貧賤為戒
金誠一聞珍島郡守李銖運米賂斗壽兄弟及覲家甚怒
一日往席因論貧賤誠一啟曰金應禎雖受罪於厥後亦
有載米行賂者貧風未戢矣上遽回曰是何人誠一猝然荅
曰珍島郡守李銖也誠一既啟之後始諫清治李銖之罪
上命下誅詎復鞫問而教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時
許曄為副參方為年少輩倡導與同僚共議始諫不効受
者非直切之義無培風米培諫始舉尹家三父子之名以為
受者而自劾不盡言之罪如文館乃上劄諭始諫而新培諫
遂啟請罪三尹以徵貧風而上不允大諫金繼輝受暇在鄉
間而司政三尹大疑東西接戰甚不韙曰年少士類處心不公

不可与同事我寧得罪而退也乃入京於復命之日啟曰三尹
皆良士而特被擢用別無大段過惡今其受賂虛糜未可知安知
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事之成治罪不晚而先拈三人名
泛請治罪非待士之道士類進退所係非輕之言多過激不中
於是士類群怒皆指繼輝啟辭為亡國之語始諫避嫌而退弘
文館劾繼輝李山海拜大諫於是兩司憤激大憲朴大立持
論尤勁掌令李潑袖出彈文毛舉三尹一家隱匿不復推究
虛案一之上達醜詆無不至自 上既以東人攻西為不公而又
以黨西為不是於是士類出繼輝為全羅逆司皆指為不肖之
人朝廷搔擾而傍觀者皆謂東西之戰不以公論惟東人自恃
為清流而慷慨日甚鄭澈與李潑論議大乖東人顯斥澈為
小人東西更無相合之望矣時談者皆曰士類名糾摘貪污而

竊欲罪三人也李銖可謂蝦死於鯨戰也又曰李銖之獄出於構陷
非案事也於是士類病之恐獄事不成則反為西人所中深文鉤
鉅無所不至憲府聞李銖之未接置於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
捕係世良因移禁府必欲成獄刑訊甚酷物情甚不平或曰今日
士類之嚴法刻刑無異金安老云珍島郎吏有與銖結怨者乃
曰我若入獄則獄事必成憲府聞其言即啟囚其吏於是繫獄
者一搯納供曰李銖載米百石接置於張世良家因分送于
三尹家云而稱世良不眠矣 上以郎吏已服故乃從兩司之啟
罷三尹謹按朝廷之上見識為大無見識則雖賢亦敗事
今者士類之鬪皆出於不解事嗚呼金誠一固是恠鬼輩也
不足多責以繼輝之疏通李潑之重望鄭澈之剛正猶不免
同故於誤事豈非天耶 上全

李銖之獄久不成張世良受刑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或誓之曰汝罪不重若告以接盃則可以免死何苦忍杖乎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服則生乎但宗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於死地乎士類必欲銖獄之成銖及世良獄中訶寃之書皆不許上判義禁鄭惟吉語人曰張世良罪輕之人乃刑二十餘次期以輸情此非法例我欲啟達而畏人言不敢爾且世良若非義士決是愚人也何苦為李銖殺身乎上以世良久不服疑銖獄不寔問于三公將釋之三公畏士論不敢對上乃命釋之政院啟以贓汚罪重不可輕釋爭之至四次上乃怒命罷入直承旨金字宏宋應漑而盡滯都承旨李山海以下天威震怒銖世良乃得釋謹按李銖行賂之事寔寔未可的知而張世良按置之罪甚輕若以世良為干證必欲直招則為干證受刑

例不過三次何可濫加二十餘次乎若以世良為正犯而推鞠則國法元非死罪則不限輸情必也死罪然後乃以輸情為限世良之罪不過杖之而已安可以輸情為限乎士類識見不明用意不弘只恐獄事不成而反中其禍不念殺不辜之為害義不顧是非而惟獄之務成他人固不足道也曾謂柳成龍李潑之徒乃作此舉乎嗚呼不可使聞於他人也上全司憲府應求言之教上疏論時弊分辨東西是非顯斥沈義謙為小人金瑬揮鄭澈為邪黨於是非之論蜂起矣時東人甚盛求名者趨之慕爵者附之至於流俗宰相前日見斥於西人者皆棄西爭入于東多得柄用大憲李栻既居要職方欲固位而執義洪渾曾恨斥東故退居及東人得志乃攘臂而起曰此正君子有為之時也立論甚偏掌令鄭熙績曾以

義謙之事自以為見忤而乙亥西人出與績于外故與績啣
之至是為掌令製疏乃杜詆義謙及其侑輩將欲名國是
以防西人再入之諾由是朝廷不靖矣上全
自古及今安有以一二人之優劣舉士林而血戰者乎此不可
使聞於天下後世也今者又無故而顯斥沈為小人西人為邪
黨則一節係於一節直是捉人底手段也安可諱也沈雖不惜
西人皆不可惜乎此果君輩本言乎仁伯珥初不細知而漸觀
其所為漸聞於可信人今則始知其可用乎沈則本與之相
知是外戚之稍優者雖無此人無損於是既與士類相失雖不
用可也但不可謂之小人仁伯之不避嫌君則以為是無乃恩
之不審乎沈也雖不可柄用而別無顯著之罪過若此於當
今權用之卿大夫則有過焉無不及者他人之居要地而不及

於沈者肩相磨也而仁伯不被之詆斥此之疵以至起人疑而
生厲階至今為獲則未知仁伯之不避嫌為利乎國乎為病乎
國乎若使仁伯自守而士類漸成無分歧之患則清論大張而
沈也自不至於用事矣豈非國家之福乎昔前季區執偏主
西之見反貶鄙人珥與君緩頰苦口極力挽回此時君以季
誣者反而自責乎乙亥西人之失在於举措失當日時輩之
举措卑勝於乙亥乎盡斥西人以邪黨何如乙亥之狎劾
公著乎西人之賢者皆不擬於清望何如乙亥之狎不以重
叔薦銓即乎乙亥停接受之賈誠不厭人心今日趨時附勢
攘臂大言自明得志者又未幾幾停接乎有誠之反歎甚
於乙亥而方且曉、向人曰東是西非只是同類北進取者
信之耳他人則誰信之手若使今日處事得中則孰不曰

東是西非乎今者既効其尤而且自是如是則名者君子者
雖真行倒施亦不害其為君子竊念仁伯用明今經變故所見
必進若使主論則必不至於今日之潰裂乎今當主論曰沈
也雖無形見之過既是外戚又與士類相失此當只保爵
祿而不可更居要地三尹大忤士類此亦不可更參清選也其
餘西人隨授職而東人之議論過峻者裁而抑之若其乘時
傳會者升而外之如是秉心公明則或有好消息矣但無人
辨得此事君與肅夫而見同心協力則或可匡救但聞而見
之言固於過激也然則非所望也 東谷與李沂書

不定珥甚笑之而不至於駭歎者西人雖有善士皆非學問之
士其識見不明不足深恠而且如思菴重晦輩則皆以珥竊
笑故珥不至於駭歎也至於去年是非之辨則雖如賢兄者亦
明目張膽必欲辨之則珥望失笑安得不深嗟永歎乎珥從前孤
立不得於西不得於東者良欲和兩間以請朝廷耳若使附西
而攻東則寧附東而攻也與其後日盧沈尹失清名而得美仕
曷不於今日附賢兄而清名美仕而兩得之乎且兄疑珥稀勛
於兄而不戒西人此則不然珥有告兄之語西人不聞也其戒西
人之語兄豈聞之乎大抵止人之間斷當止其勝者則方願解
鬪寧有不聽之理乎乙亥西人少勝東人少敗敵其時珥只向
西人爭辨寧有勸東人之說乎今則西人一敗塗地而東人
大勝則安得不向東人爭辨乎雖西人亦多錯料者故有

時相告戒而今日調劑之在東人矣 上全
今若以優劣言之金固優於沈也雖然所謂東人者豈盡優於
西人乎間有趨時附勢浮薄不正者矣豈可以三人之優劣使
定是非耶正斷為國論乎若使優者必攻劣者而不相容則法
苟孔明可以攻龐士元矣天下寧有是理耶若以是非言之
是非無定形隨事而現當時同是士類欲為國事固可謂西
是矣及乎結讐相排顧念身計則可謂兩非也論其事則均有
是非論其人則皆是士類也何必狎斥西人之非而目為小人乎
其人有君子小人則其論雖同必當用君子而捨小人矣其事
有是非其人同是士類則其論雖異只可正厥事而容其人也
今之極力爭辯者欲為何事乎天宗為之謂之何哉而是兩
非之論方被士類之詆斥第未知唐之牛李宋之法黨及韓

黨二人必捨一取一然後乃可為國乎若使心公見明則可以
一視而就中優者進劣者容之同敝於太和矣若於兄見不合
則委曲開示使祛迷惑如以為無失則須通論于庸夫景涵
二賢使之反復故一幸甚不謀其政雖有聖訓而回而告
者間或有之况景涵陷弱之深汲汲救拔亦豈軍之貴也
珥言恐不見信集於老兄之言豈敢相忽哉 栗谷與牛溪書
兄以沈為外戚而不屈於金為沈之非此則勢也豈是非之所
在乎所生之地豈其人之罪也蜀黨固非矣假使程子為政則
將舉蜀黨而盡斥之乎抑治其不可服使者乎愚意蘓東坡
則不可用矣其餘亦多君子胡可盡棄乎牛李則以人物言
之李優於牛而結黨之初則曲在於李也牛儂儒李宗閔對
毀執政是德裕之父吉甫也吉甫非君子則兩人對策是公論

而德裕先懷嫌怨豈非曲在於李乎人物李有才可而牛則
只是優遊之人而不用可也今日事彷彿類此矣士類到溪國
將不國故鄒疏欲治其病矣宜區區為一沈義誦者乎裴度
之不能鎮定朋黨者其時人君不明不可告語於度之忠誠
亦有所未至耳豈可取以為法乎若如肅夫之言則裴晉公上
調和士林之疏則便為力救牛奇章乎大抵士類之鬪當時傾
者而扶之乙亥仁伯將竄絕域而珥狎啟救之則豈為一仁伯
乎今者以沈為小人以中人為邪黨則基於仁伯之竄矣鄒疏
只明沈非小人西人非邪黨而已易賞讚沈為君子可用在乎上
白仁傑欲上疏進保合東西之策而恐其不達意通于李
珥使修潤之珥依其言畧為一段文字以送之仁傑踈脫
向人不諱正言宋應洞乾躁陰險六規珥上打破東西之

疏忤於士類意謂若倡說劾珥則可以渾結東人得做好官乃
议于同僚而议不合避嫌大諫權德輿亦避嫌於文館將處
置校理金字顯大言曰宋應洞必是小人乘此機會論曰處置君子
當清通同僚不從爭辨自午至昏字顯極言過論曰處置失宜
則吾輩亦將得小人之名豈可有一應洞而皆陷於小人之域
乎劉孝李山海應教李激依違兩邊乃為兩全之計權德
輿宋應洞并清出仕權宋又避嫌隱府出仕而避德輿
仍將劾珥议論甚盛曰仁傑聞之乃上疏曰李珥果修潤臣
矣竊聞宋之程際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
陵諫代呂公著作應詔以此事事先儒亦嘗為之故臣用珥文
而不以為嫌向人無隱故傳者皆以為李珥誘臣上疏臣雖無
狀豈敢以非臣之本意聽人之所教為此疏乎老臣臨死不敢

飾詐以欺 殿下 上於是始得其案答曰覽卿此疏亦
得首末云、王堂乃上劄斥應澗之欲啟不請之端執義洪
運怒曰豈可通應澗以杜言法乎至欲上疏爭辨李山海
不能止柳成純李激亦力止之金字顯聞之曰憲府之疏
若上則我稱法斥其攻賢者之罪而我亦將退去矣臣
府不能發左相盧守慎倡言曰憲府果攻李僉知則吾亦大臣
亦不可無言當啟憲官之失安可托於公論以害君子乎守慎回童
蒙訓導朴澗曰宋應澗攻李僉知外論何如澗曰時論雖詆李公
不可毀也學徒遊吾門者三四百人吾欲試其言問曰李公何如人
則無一人不以爲君子者此輩是後日士林也一時雖欲忘毀後日
公議其可泯絕乎守慎心然之後於筵席與朴淳極陳珥之爲人決
君子不可疵議也 上曰人言珥教仁傑上疏故予亦非之今聞

其案則何過乎是時東人之浮薄者必欲害珥惟論百出而賴淳
守慎字顯亦正色折之故竟不能售自是之後公議咎東人至
於常布之說多曰以小人鄭澈謂人曰時論至於攻叔敵則尚
何言哉自今東人安得爲士類乎於是東人愧屈不能肆言攻
由而金字顯李激因發調劑之論稍抑東人浮薄之說庶有和
平之望識者以爲李珥之疏雖是阻抑而不希無助云謹按沈
義論雖得參於士類曷足有無金孝元雖小有材較量淺究
本非作士林領袖者也二人是非豈因於治亂安危哉論
其事則兩人皆非也諉其才則兩人皆勝於流俗不可棄也假
使二人明有是非此非閑國家而反以辨是非之故議論橫潰
壞人才傷國脉爲世大禍而莫覺其然嗚呼豈非命耶君澤日記
士類既失李珥欲授成渾爲黨劾 上特召終無應俞言有

一士人見澤言珥之短澤徐曰吾身叔敵生當同罪死當同傳
其人失色而去 上全

許曄曾与李珥相厚而及東西立異之後曄為東人宗王漢論
乖僻至於嗾士類使攻珥人以曄為卯地以卯地為正東故談
其為東人主也 上全

許曄字太輝号草堂少以學問自許而漢論顛錯至於文義亦
不通曉嘗与李漢論學漢笑曰太輝苦不學問則真是善人也
蓋談學識之差也少自謂不近色女而按嶺南曠爰淫娼所言
皆後洛上至於妓曰轉人皆指笑以色成疾既遠未及上京而
卒于尚州 上全

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 上曰致綱廷不請者此人也何可擬司
諫望年於是士類多不安李浚問李珥曰王老欲論此何如

珥曰只大臣陳啟年少士類不可輕有所言蓋致上疑珥見淳
曰今當洗滌東西但覩才究如何而用之 上意不欲孝元擬

於清望大臣當有言後故日淳啟曰金孝元才究可用棄之可
惜 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人乎珥曰孝元若無才則棄
何惜今孝元之才可用而棄於東西之說不用則甚為士類之
不安柳成龍亦反復陳而 上終不釋然 上全

尹彀中以貧鄙見棄清議至是刑判有闕 上命薦嘉善有
可陞者領相朴溥薦金繼輝鄭芝行左相盧守愼右相姜士尚

薦尹彀中朴謹元吏判鄭珮曰當以領相薦首擬正即李純仁
固爭曰而相俱薦為重乃以彀中首擬謹元繼輝芝行次之為

四望謹元亦輕巧為士類所賊且 仁聖王后之喪謹元為守
陝官懷戀妻妾至發心疾以至於絕人皆以為托病二人參陞

擢之望而毅中受監物以譁然李珣將劾之毅中是李陵之
舅也成渾謂珣曰兄身廢甚密宜告以將劾之言珣曰豈可
對其甥言舅之失乎大憲鄭芝行曰叔敵為國任忍吾輩可
不助之于於是而司俱發院啟曰尹毅中以不廉致屬素為清
议所鄙若陛下人導一世以征利也朴謹元曾托疾規避守陵
官用心無狀而連擬清要至欲陞擢請推考銓曹 上只推吏
曹而不允改正府啟僅平而已以此人以李珣為主張矣先
是銓曹有問珣以謹元可用珣曰謹元雖欲自附士類而為人
卑賤譎詐不可用也一日吏叅有闕佐郎金瞻貽書于金字顯
曰吏叅臨望無人朴也倘諸末望如何願質于李大諫時柳夢
鶴在座力劾書問而多陳謹元可用之狀珣以非銓官嫌於過
人乃荅曰若如來示則倘望無妨瞻得其說連擬清要之望

不知者多以珣薦謹元矣至是珣目众怒駁正而金瞻甚不平
語人曰大諫自薦而乃自駁乎時李泚負重望故言官多欲附
泚論毅中不力珣笑曰憚景涵而不能攻尹者非知景涵者也
正言宋言慎被李浩薦用故欲附於浩一日啟曰毅中立朝三
十餘年長在清班列無玷汚此非握坭求富者而年衰志怠昧
於在得之戒則或有之清命政正珣笑曰此乃薦章非論劾之
辭如此陳說而望回天聽乎貽書于言慎曰君論尹之章有祿
美之辭士論頗非笑之堂棟體貌必須自處言慎聞而怒之乃
避嫌而言多乱悖專欲營救毅中而阻抑兩司聞者驚愕諫
院啟通言慎而憲府請罷是時流俗位高者自附東人多借珣
為陰助西人故言慎欲附東人乃作此舉而得罪於士類云 上全
鄭仁知在憲府以風裁整物百僚振肅至於市中商賈皆不

敵以禁物見於外有一武夫自鄉入京謂人曰鄧厚令其狀
如何其威稜遠振外方如兵水使守令輩莫不恐懼戒慎
真丈夫也李珣聞之笑曰德遠作憲官人多忌嫉而武夫
乃敢稱言詎非是丈夫也上全
時輩多不知珣而狎李澈金宇顯亦尊信之時有流言稱義謙
於今上宅宗之時潞緣官禁希聖復起欲以專擅權勢其言
不近情理而士類皆憤激李洙素嫉義謙必欲殺而擊去之
鄭仁知尤憤曰不可与此賊同朝成渾李珣曰此非可信之說
而義謙於今日無異孤雛腐鼠豈之一避亦可為國今若論
効則人情起感惹起不靖之端何必無事生事李洙意不快
見仁知贊其快論仁知于宇顯亦止之曰恐惹爭端沮
敗好言思仁知不聽而欲並論鄭澈宇顯泚力止曰若論李

涵則大憲珣必不從而角立矣仁知見珣力効論議義謙珣不從
仁知慷慨不已歎棄官而致洙見珣曰時輩不能深信令公者
恐公岸情不捨義謙故也公棄絕此人則一時士類皆信服公
心而西邊善士漸可收用有保合之勢且不論此人則德遠將
故豈不惜乎珣謂成渾曰今日無端欲論義謙甚非事宜但
時輩本親珣黨西今者德遠論此不合亦去則時輩必以
此為憾將顯然攻珣矣珣去而士類盡散則國事敗矣今
日之事須從眾議渾歎曰不有景涵誰主此論不有德遠誰任
此論可謂平地風波矣金宇顯謂珣曰論効非宜若以一劄論
其為人則何如珣曰劄子須多流句有何况而能陳列成劄
乎宇顯曰劄子勝於論効珣言亦然之憲府有坐仁知發義
謙事珣曰上劄論其為人何如仁知曰不如論罷之考明正

也珥曰此事必須啓辭得中若稍過激則必有蔓正之患且
起復事尚置之疑信之間不可入於啓辭中也僚以皆從之
珥乃口占啓辭曰青陽君沈義謙嘗以外戚久執國論貪權
樂勢積失士類之心近年以來朝論沒散不能保合者察此
所致公論不平久而益甚而迄未蒙顯斥故好惡不明人心
惑請命羅職以明好惡以靖人心且謂仁弼曰後日不得追增
語句以起人惑仁弼口諾而心不壯之明日諫院繼發玉書亦
請從公論不允上全
李珥之論義謙也約同僚使無正及之患而翌日仁弼啓辭
稍過激而且自授附士類以助殺勢上全上問曰士類
何人也仁弼請漢于同僚以啟上曰既為啓辭則自當知
矣速為回啟仁弼遽對曰所謂士類者義謙與尹斗壽

鄭澈亦諸人相為締結以助殺勢窺覷朝權云、珥謂仁弼曰
季涵非義謙黨也年前士類議論過激故季涵果有不平之
言此非為義謙也季涵是介士也若以締結義謙以助殺
勢則寬枉極矣且珥年前上疏贊澈之為人今在憲府斥
澈為義謙之黨則珥乃反復無狀之人也君須避嫌為澈
分疏然後珥可供職不然則珥當辭避矣仁弼甚難之相爭移
晷仁弼乃屈意從珥請辭避嫌曰澈雖與義謙情分甚厚嘗不
與尹斗壽亦不和相締結而臣乃以為義謙之私黨其失察多
矣請避珥與同僚處置而與權克智洪汝淳又不合遂避嫌
曰澈與義謙雖曰情厚而澈是剛直介潔之士也其言味心事
與義謙迥然不同本非私黨也但澈之為人容量狹隘與人寡
合不肯苟從眾議士類之攻義謙也澈起士論過激故屢獲

不平之語寧非為義謙也士類不能知澈之心則見其形跡
而疑之者亦人情所不免也鄭仁弘既不知澈又不能深察
曲折倉卒回啓以澈為締結義謙有若私黨者然言雖過
乎實而其情則只是直批所聞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
也欲以此啓請出仕而權克智洪汝淳固執以為澈之心事
有不知可者不從臣亦之漢各守而終未敢一不能處豈同
僚勢難在哉請適玉堂處豈並清出仕時輩深惡鄭澈恐
李珣引入安洛方欲擊去正言承勳承望凡言因事趨附
欲論適李珣因同僚不從避嫌啟曰人之取友必同志氣合
然後最相親密既曰情厚則其氣味心事豈有迥然不同之
理乎此欲救解鄭澈不得不為此不成說法云云李亦避
嫌啟曰臣亦以鄭澈一事大被尹承勳所訾斥承勳所謂

情厚則心事必同者此則大不然矣昔者韓愈之於柳宗元司
馬光之於王安石蘓軾之於章惇語其情厚則無異兄弟論其
心事則有若燕越豈可以為情厚對心事必同乎況今鄭澈是
猶介寡合之士也與義謙情密不知如上數字而其心事則迥
別方義謙之得志也本無黨比之跡及義謙失勢之後其
所不平者以士論過激並疑朋儕故耳豈區區為一義謙者
乎近來論劾人物者例必波及朋儕故論一人舉朝騷擾
殊之忠厚安靖底氣像此非聖代之所宜有也臣亦所
所劾止於義謙而已其論澈心事雖或不同無甚大闕少無角立
之理而反論紛紜未息此由臣亦平日言行不能見信於人請
涕時、輩深嫉鄭澈若避承勳則恐澈故於無過之地玉堂
之論至欲存承勳而盡避而司典翰李沂應教金宇顯亦

依違不辨是非如柳夢鶴魚雲海輩皆不知承勳之當避王忠
上劄不分是非請並出兩司 上怪之荅曰舍糊二字可用於
此劄矣承勳當避不當也然姑從之識者見王忠之劄莫不駭
異李珣語人曰時論之偏我亦不能匡救而時輩視我與尹承勳
一般則我何以能為國事乎且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寧
得而於時輩不可使君上終不聞直言也將謂闕避嫌而承勳
先啟曰論敵一事非尋常論議之比所爭雖小所關甚大豈可
不辨是非使國論未定哉李珣亦荅曰王忠劄論不辨是非而
只慮搔擾故其言糊塗至言難見不成模樣如是而能底鎮
定者未之聞也大抵鄭澈剛褊狹隘不能容物不度事理之中
起士類之過激厲形於辭色士類亦不問究竟澈之心事而詆
斥過實如使澈也回心反而已無所怨尤士類無泥於跡而

徐察其心則和平之福可冀而保合之計可行也今乃不然士
類之起澈愈甚而澈之不平愈深加以造言生事者交構而間
使之輾轉阻障澈固不是而以澈為黨於義薄者亦不得為
公論矣彼尹承勳有何識見不過承望士類之忌言趨附之
計耳王忠處登清遠承勳及李珣柳夢井亦三人荅曰李珣亦
別無所失決不可遮諫院啟曰尹承勳前後啟辭直達所懷
深得言事之體李珣亦既被其論列亦當引咎退待而蔽於辭
避之陰及加詆斥具較侮言官甚矣請遮荅曰承勳之心呈
露於初避之啟身為培區顧不可斥論之耶王忠並出之劄
含糊不成文理儒生羣聚其論如此、宗國家之羞也今
又欲遮忠直之臣予豈徒為點頭書生所弄也哉王忠待罪
啟曰近日朝論只欲請罪義諫以靖人心至於鄭澈初亦有

攻擊之言而始罔紛紜氣像不好誠可難息承勳之欲適李
珣固有喜事事較銳之病而至於心術有不可臆逆者李珣
亦之論雖出於公心而物情或不能予臣亦之初請而黜者誠
不得已及其紛拏角之勢不而全而李珣之指斥承勳亦有
逆揀過疑之失故不得不並清遮之云云 答曰現此啟辭曰
初非有攻擊之言曰氣像不好誠可歎息曰喜事較銳此言
是矣然則只遮承勳為鎮定之計而何故並遮李珣乎雖
欲不起予疑其可得乎憲府又請遮珣答曰忠直之臣為輕
疑者所擊去而予若不設其肺肝惟頷之而已則是所謂
昏君亦非爾亦之所願也清出李珣以廣協恭此宗良策也
不然將有不好事其慎之憲府又請加三思 上乃遮珣亦
而特命尹承勳為新昌縣丞既歸安敏字大言曰尹承勳

何亦么麼人乃敢攻士類乎珣見時輩皆無識見殊莞、不樂
金宇顯李濟中愧謝珣謂成澤曰以直截之義言之則時輩
視珣如承勳亦可以退去矣陣曰時輩皆愧謝而且實無攻兄之心何
可輕退乎珣東西之爭至今未息我言欲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
輩則自是已見寧誤國事必欲角勝肅夫季恹輩依違而回欲不
拂於時輩而不欲負珣可謂勞矣我若退去則時輩尤潰裂故
隱忍不去耳時柳夢鶴金宇顯李燦見珣論近事夢鶴曰尹承
勳趨附之情不可逆揀公言過矣且彼方論公而公亦指斥不避
嫌矣李燦曰承勳附趨之狀若灰心滅智則不能見矣若稍思量
則寧有不見之理乎如此趨附之士類不以為非而反助其勢以攻
君子是何道理珣曰承勳決是趨附時論若三司有言其非者
我可不言今三司皆加獎拔則一國無公論矣我亦言官何敢

不言見為國事避嫌亦難昔尹穡方攻張浚而指穡為奸耶浚亦非耶宇顯則有慚色不言珥曰是何預於國事而份往至此乎宇顯曰時輩則以此為國事耳方三司攻珥也朴淳歎曰年少輩識見不高如叔猷可作儒林宗匠時輩當聽命而乃以不閑之事爭辨至此豈國事於度外可謂迹庶而不見泰山也上全淳欲劾安敏學使止鄭仁弘令不更論啟敏學曰吾以德遠為山林學者以今觀之乃旌鬼輩也遂不往見鄭澈自時輩起張世良之獄心常不平屢形於辭且喜飲酒醉後之談多短時輩一尤疑之一日李濟乘醉相詆詈交道遂絕至是時論詎斥故乃啟紳李珥出送于江上勉以操存止酒澈極言李濟之心不可信珥曰君見偏矣景廔識見不明而其心良善矣澈搖首曰未也一如鄭德遠則其心公矣雖論我遠宜竄若

遇汝洛則我當酌一盃可飲矣珥每謂人曰李西則潔忠義之也其病只在狹隘而已其人終不可棄也時輩多不然之安敏學語人曰當今東人主國論不問人物邪正賢愚而只以非斥沈義謙者為君子以稍救沈義謙者為小人故乘時附托者如蠅起當此之時鄭德遠以山林之士汲一出力以助東人之勢其有功於東人大矣其為隱逸之善則大德遠真可惜哉李珥曰德遠剛直而朴慮不周學識不明雖言之用兵可上全用為突擊將矣上全沈青陽事又有非人一所可知者蓋宣廟初立時年纔十七也青陽白于仁順王后曰今聖躬方幼智思未長於其玩好嗜欲當加裁損以為宗社生民之福后素嚴有法度大加禁止宣廟於玩好亦事不敢措手或涕泗而罵曰吾食河

城之祿猶為貴富之人何為在此為田舍翁所制耶蓋青陽指也自是宣廟大憎青陽東人一隊密探上意遂為排去青陽之汴淮鄭松江金黃岡牧人仰知其機故立斥東人為小人而至於粟谷則不以其事只見東西分釐故以為都是偏論而初非西人之峻激也曰松江黃岡何不言其事于粟谷乎曰松江黃岡非不告于粟谷而但粟谷本不汴利認功若聞其言則必入直陳恐致生梗故終不敢言江上問答上問于大臣曰度支不得其人有何盡成如尹鉉者則勿問爵秩薦擢可也大臣以李珣為首薦乃拜戶曹判書李憲國語人曰叔敵陞秩此則可賀但自上欲得如尹鉉者而大臣乃以叔敵應薦後世必疑人品之卑矣聞者笑之上全癸未夏北胡久圍鍾城邊報日急時抄發射手而官無戰馬難

以倅辨先生懲乙卯戰之掠馬淫以階亂為憂募兩抄中老孱願納馬以給應赴者而應募之有無未能預料乃先下令而募之於是納者雲集而戰士行急不可後期且啟且頌上既允之行者以得馬為幸留者以免方防為喜公私便之一日邊報入來上不時命招先生素患眩暈至是因勞倅轉劇力疾趨命疾甚不省入卧内兵曹於是三司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劾之所謂擅權慢上指事二事也先是朴謹元宋應既許對皆曾為先生所斥三憾合勢助之者众怒温釀積久至此而發屢啟不允乃停先生陳疏引咎乞罷上答曰卿識才高忠誠壯國今疆場多事方籍卿謀敵極定北方安輯兵民其勿疑阻以副望予六沐天壽諄切促出執職且教曰寡人千載君臣相遇得做功業者絕無而

僅有之卿不聞儒者之教乎予命之退然後退下寧一言鬼神
亮知之卿何忍今日欲辭去也先生不得已請開自劾曰臣
諫之停敕以久未蒙允且以臣為非全無恥者必有所以自處
故也臣若幸上之優容偃然從政則從前累疏只是固寵之計
而無義甚矣先失其身何以事君清淨臣罪咨詢左右如以君可貴
則臣雖未安敢不勉隨行如以為宗祀則雖流放竄逐臣寧甘心
上荅曰在卿自處之道雖當如是然予若詢于左右是不免不一
毫疑卿之言予豈敢為此於是大陳宋應流敵約柳永慶執義
洪汝淳及典翰許對復劾以無辜諫茂公論至有德下蔽上
其志將欲何為本語上以手教下大臣曰近因李珣言語間事
始諫相激比之於得國小人此非發之偶然也蓋李珣自前裁
抑新進惡其趨時黨附爰為陳論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乘

時伺釁必欲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名不來者多未聞有以
慢上論者是何堂諫之言狎能直截於珣耶其約馬不稟亦不
過許多事務間未及考之耳是豈擅權而然哉夫擅權慢上則
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而乃敢請以罷職有如此已奸臣輩自
之以叛逆而罪之以罷職者之有耶大臣回啟後敕曰李珣無出
任之理兵務甚急姑聽其職以安其心當此北方兵起國家將
亡之時朝廷清亂賢邪莫辨何以為國乎予不勝痛心嗟呼李
珣其好故紳陶高卧白雲誰得以羈縻也哉於是朝野憤激行
治嗚嗚牛溪先生成陣被徵至京疏曰先生情事上荅曰觀
爾上疏忠憤激烈使邪奸聞之足破其胆信乎君子一言為國
軒重也命各三公教曰排擯李珣語所為也其朋姦之類又
誰也辨別以啟領相杜厚請對極陳先生忘身殉國之辜許宋

乘時構捏之狀而司復劾先生及朴淳成渾樞其醜詆太學生
柳拱振四百七十人全羅道儒生徐台壽二百四十人黃海道
儒生柳帶春未百八十八人李先生相繼抗疏守嗣伸辨上荅
曰視爾未跡辭忠謹激厲義氣如此夫復何憂當今士風遠
邁漢宋矣王子師傳河洛上疏曰三賢乃士林領袖而被三司
誣罔都承旨朴謹元未敢以洛居偏黨上荅曰爾未欲杜
塞人言掩蔽聰明耶如是而終欲為何事大抵公論之在世間
如水之在地中石必以培疎而是不必以菊莠而非今茲臺
諫之言人心不服義士奮袂將四面而起爾未雖竭力強維
不可得矣政院又啟以儒生悖亂而司啟以朴謹元為直言
上荅曰宋時六賊當朝李綱去國太學生陳東未上亦極
論之千載之下聞其凡節尚不覺投袂而興起今茲儒生

目見時論乖直倡義抗章其忠肝義胆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
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也太學公論所在朝廷是非可亂
於一時而太學公論焉得以廢也設使狂生之言或有過中猶
不可待之如此况其正直之氣邁青松而柱高節者哉彼公
庶教臣昵伏近密恣為朋比杜絕人言掩蔽聰明乃敢目諸
生以悖亂是欲鍾潛善之所為真小人而無忌憚者也予不
即奉流放竄逐之典將使魍魎之類騁鷲於而昏夜已為失
刑爾而司反為伸救耶遂以御筆親撫教文命竄朴謹元
宋應寬許對其教文曰檢人在位朝者不請司寇失刑國是
靡定爰奉流放之典永為來世之益朴謹元未以檢邪之性挾
斗筭之兇締結浮薄之徒作為朋私黨互相汲引盤挾婁津
或塵喉舌之司或冒臺侍之官張皇殺勢簧鼓邪說擅

弄權衝脅制朝廷傾陷大臣排擯忠賢朋比之類已彰尚稱公
論挾憾之態盡露自謂員方事皆罔蔽言悉証証忠良屈
抑患且極於濁亂羣小得志罪難逃於誤國遠近咸知朝野
共憤尚寬肆市之誅薄施惟輕之典云、仍教曰以李珣為黨
云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意苟君也也不患其有黨惟患其
之少予亦法朱熹之說願入珣渾之黨自今以後以予為珣渾
之黨可也惟詆斥珣渾則必罪不赦又教曰三司之論不過以
義誦為穿於國凡一時名臣賢士異於己者必排陷其中
而殺為其黨蓋其意以為一加此名則人莫敢救君可以疑
吾志可得吾意可遂殊不知自君子視之如見其肺肝雖論
之十年易足以動予中而感予言也先生在海州禱賊上蒼
曰嘻天未欲平治我邦家耶言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將任再攝霖雨之責於後日天之竹知可謂典成而玉
汝矣於知何損焉後以吏判承之入京力請放還三宮屢伏乞致
士皆不許

栗谷行狀

先生以編、孤蹤行承 恩眷專務調和無論彼此惟以叔於
而遺士類為先而時輩皆布列堂閣懷疑傾望却立既視
無言共事先生歎曰時輩之心公者久、規我所為必能明
我赤心無何忽感疾易貴

栗谷行狀

東西黨始於沈金沈金作金剛托分於權臣子婿此固實
迹也金之斥沈則曰外戚干政此亦實狀也始焉速方後乃
勵節則固為古人之所許跡雖戚里切在士類則亦非君子之
所推而前輩右沈指金為內挾私憾後輩右金指沈憑
托宮禁皆不可謂真有是事則此李珣兩非兩是之論

所為也惟其沈寔與而金多助躁進之輩徒以不究其實
爭為過情之論以投時好而前輩中有清名者皆不見容則
李珣之力救時議及復論難乃欲以調其偏重之勢而曰政協
恭之地一斥忠悃斷無他而反為時輩所疑駭轉相激乃以
沽名誤國亦汝作有罪目只起而攻之云 進川集

自有東西黨論以來迨然飾立不染於色日之中者惟珣一人
而已東西兩爭則兩解之勢偏於西則救東而抑西勢偏於東
則救西而抑東譬如錘之權推移而却一移於平其用心公平
正大至誠惻怛真可以挽回世道而不幸伎倖躁之人出於
其間不求其心而遽疑其跡東西交攻靈筋石已卒之許對宋
應激之疏出而遂不可收拾矣 定舟集

李珣字叔敵号栗谷德水人學者稱為栗谷先生己卯名賢申

命和之外孫也將誕之夕申夫人夢黑龍騰于大海飛入寢舍
小字見龍以此也其後屬續之夜家人夢黑龍自寢房穿過
屋樑飛上天云學語便知文字七歲著陳復昌傳畧曰予親
復昌之為人陰懷戚、陽欲蕩、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痛
有極乎時復昌在隣而未及顯用矣早失所恃日夜号泣一
日偶閱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其學簡便清淨有欲謝人事
之意十九歲入金剛山貽書留別友仍棲山寺戒定堅固
至忘寢食居無何觀破佛氏近理亂真處遂盡棄其學
而專心吾道二十三得退溪陶山辨論漢理退溪與趙月川稷
書曰李生珣名爽多記覽後生可畏先生有敵退溪詩曰溪分
洙泗派峰秀武夷山活諱徒千卷生涯教間襟襟開霽月談
笑止狂瀾小子未聞道非偷半日閑月川稱禱不已退溪曰

詩不如其人又致書於先生曰聖遠言湮異端亂真程伯子張
橫渠朱晦菴諸先生其始若不能少出入而旋覺其非天下
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也哉彼聞人言足下讀
釋氏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我也不諱其宗而
能言其非吾足下之可與敵道也所懼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
穀之案未成而梯釋之秋遽及後登司馬文科皆狀元並魁初
試覆試人稱九度壯元其辭校理疏曰臣髫年求道學未知
方泛濫於家固有底定生丁不辰早喪慈母以妄塞悲遂耽
釋教膏浸水潤反復沉迷從事禪門殆周一年賴天之靈一朝
覺快誣辭偽說破綻昭著抽臆摺腑未足洗污自分為世所棄
家親老無以養包羞掩垢遂作舉人豈期好官倘來云云上
荅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佛氏之所陷溺不可昔日耽禪之小

失軀通論思之重任云云後累亂顯要而凡所陳說必以唐虞
三代為言於是有珥自是汚濁之教天使黃洪憲王敬民
之來也先生為遠接使江上追詔之日西天使注目良久問
於辭官曰頗有山林氣象無乃借山林下士以待我耶對曰
三塲壯元久在侍中二年以病辭職退居林下今則國王倚
任已久案非林下士又問曰然則這作天道策者即蓋先
生為舉子時對天道策居魁一時膾炙傳入中華而兩使
亦曾見之欽仰有素故有此問對曰是也兩使領之及道次
酬唱操筆立成而辭意俱美詎使難耶曰大手云云禮敬
甚至必以粟谷先生稱之將列執手戀戀至於出階人以為
詔使爰敬備相而古所未有云甲申卒年四十九家無餘石
借不以斂無宅於京妻子轉徙無依不免飢寒上聞計

哀痛哭殺徹於外窮紳村氓莫不聚會舉哀痛號相吊太
學及禁軍市民流品庶官各司吏庶皆未哭莫發割之日
執炬而送者連亘數十里塋街咽巷悲號震野君子曰優
大哉德之談祖洽於人也如是夫 栗谷行狀
叔敵之敏得之天資凡者文字與人笑談披閱周覽畧得窺
之疾如凡而已得其大義其後雖加潛玩意味不長渠之所
自言如此使叔敵能遜志於樵索則未必不更淫於今日而
持守講明之功可以進也叔敵之卓然流輩固不可及而今
日已是以著述自處雖曰一世無大識見渠不能為之自信
而終恐困於所長不屑於誣養踐履之功也 牛溪集
牛溪先生曰栗谷於道體洞見大原其所謂天地之化無異本
人心之發無二原理氣不可互發等語皆窺見得真是吾

師誠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不能有志於斯世齋志而沒痛

矣 月沙集

栗谷少時夢入官府有吏點閱文簿問之別陽人壽命長短
皆錄於此寫与一句曰麝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其在玄如
麝之過山而所留者名也 芝峯類說

芝峯類說其所廢題至公且正至其流泰判奉猶俎豆於文
成公之祀亦於 仁廟初以可合後祀之說陳於筵席矣乙

及東學醜詆之後其所上疏諱頓異於前矣 在菴集
李栗谷卒踰年而朴謹元宋應灝許錡猶在謫乙酉三月願相盧
守慎曰三臣既竄知與不知愛與不愛皆以為過當雷震無竟
日之忠願賜寬宥 上頌大憲具鳳吟曰三臣言珥巨奸珥果巨
奸乎其真言之對曰珥雖不為奸固輕弄人也自是已見不聽

人言本心雖不誤國連之為國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身慎
曰珥喜人佞已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雜以俚語浩汗
不竭矣未幾三覽蒙放紫海類談

賊臣汝立見東谷為時所推重軀身事之執弟子禮至有孔子已
熟底柿子粟谷未熟底柿子之論粟谷既卒汝立見時議漸衰
遂背之諂附李汝元弟一日上向李珥何如人李珥未及對汝立
極言其短不遺餘力上深惡之曰汝立今之邢恕汝立怒自處
活溪記聞

汝立師事栗谷假托儒名驟得望重時議欲引置銓地粟谷止之
既卒汝立見東人勢張反附東詆毀粟谷於筵中公見汝立抵粟
谷之書盛有補道上疏陳其反覆之狀自言其後又有絕交書
公搜索箱篋書牘又得汝立一書乃前易賓三日書也乃攻東

人至有去草不去根必有後患等語公又陳章上其書 宣廟
下教曰汝立今之邢恕也汝立遂狼狽而遁 孝庭平行狀

汝立雖去而東人攻栗谷益甚公疏明其血誠縷數萬言疏入二十
有二日 宣廟命拈公詣政院拈疏中說語問曰可差教以對
公即索紙筆時承旨皆東人欲誣公以不解文字故以秃筆給
之殆難成畫有院吏在公後暗投一筆公遂取而書啓 宣廟

益嘉之上全
嘗於筵中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將有土崩
之禍西崖柳成龍以為無事而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嬉廷對
之臣皆以先生言為過先生出謂成龍曰國事危於累卵而俗
儒不度時務他人則固無望君亦有此言耶今不預養必不及
矣因愀然不樂逮王斥之後西崖於朝堂語諸宰曰當時吾亦慮

其擢授而非之到今見之李文請真聖人也若用其言國事
豈至於此極乎且其前後天劍中壽策其時人或此言漢而今
皆鑿也先見真是不可及之才栗谷若在必有為於今日

美 栗谷行狀

柳西厓在領相為親設壽席宴具甚設邀致遠近親戚
男女多集西厓忽不樂罷宴請賓客各還其屋招子
弟收藏宴需舉家莫測其故西厓亦不自言蓋其夕也
新聞栗谷之計也心不忍後酌而怕時人之言不敢顯言之
石室彙錄

西厓之子柳珍與五峯李公連家情厚五峯曰先相公於
栗谷末年推仰大異於初年見云君亦知之乎珍曰素
所習知之第勿宣洩於他人五峯曰何必諱也珍曰此

言若出吾亦不得接跡於領南云父子所為畧相似笑上全

柳魏跡時柳相西厓諸孫謂郭文濬曰祀父於栗谷推服不淺

故吾輩則不敢參魏跡云九卷集

栗谷十餘歲文章已成有重名父惑於嬖妾不得於父出家
雲遊禪號義菴緇徒尊之以為生佛以竹兜子肩擔而行年
二十長髮應舉魁甲子生負及第歷敷華貫受知宣廟
位至賢成於一時儒林領袖異議者以此貶之亦不恤也初
以生負詣泮宮謁先聖閔通禮輻為掌漢此言以為沙門不許
日至晚榜中皆失色公神彩自若未嘗少度唐溪記聞

栗谷集中有在山時與老僧問答序其僧稱珎為措大林
億岭集有與李生珎遊山詩生與措大皆士子之補其不
曾毀刑度名可知所謂義菴乃別號非釋名義菴之號亦

可見非西方之本色矣定齋集

公為監誡考官得栗谷文將冠多士或嫌其少日學禪公曰初學之
無程朱所未免今既反之正矣又何咎為叙遂定議者俞相淵
生進壯元乃儒林極逆初亦有以女學禪沮之者考官竟取冠
多士及謁先聖初并有欲不許者至晚竟許通謁此尤可見前事
之不足為累於珥也定齋集

趙承旨持去言於余曰栗谷入山時或云落髮或云否也嘗以尚
于汝溪汝溪言似是落髮而金南容玄成力辨其不然曰栗谷
下山一二年為應舉入洛聞其至性省之時栗谷已有感名賓
密滿坐栗谷對眾梳頭髮長曳地乃至立梳長髮之人於數
年而決不若是長也其不曾落髮明矣又故在長李謹誠文伯
諸父也與鄭公以周鄰友鄭公與栗谷少時友也亦言栗谷初出山

京入見即往見與之同宿髻大如拳去傳其剃髮者妄也李直長親
聞其言而說與持去云蓋汝溪雖親登栗谷之門嚴不敢請問
入山時事只聞去俗流傳而以為信然金鄭二公皆與栗谷交
友目擊其狀而言之二公皆非妄言者其言可信矣栗谷業已入
則其落髮與否只是粗迹有不足辨然世傳之非實則金鄭二公
之言足以為證矣谿谷謨集年

先生考寧願邑與李榮判元祿有分李於話間嘗言其外先
祖母有與栗谷為內外甥姊者栗谷出山後即與之相會見其
梳髮長委地知不落髮傳來於家庭之言如此侑友雖以入
山事譽毀此老而終不敢隨眾和附云此言既出於一廬異
趣者之口則其為提證之明非如谿谷之從門內說又况而有諱親
諱尊之疑也此足以破異疑者之惑也

日記則最多格言百古下可見斯人之為青天白日極為關係
然登木則必至流傳恐致大禍只欲分匱數十存藏于諸友之家待
數十年之後刊于精舍然傳信之力亦難誰能辨之牛溪集
石潭日記只在國史野史之間要以定一時之是非為後世之鑑
戒其為知罪之意深矣只有三本一件藏在文元先生家而昨
徒不以示人亦未嘗語及蓋此書非野史而實法故也至慎老藏
之尤密矣丁丑仲夏間春兄同請見則拒之其後至於請之不已
則是乃暫借而戒之曰一閱之後亟為收還春兄不能奉厚至
與女輩騰出一件慎老聞而大驚使之急收藏其騰奪切勿
宣泄矣春兄為不能然以致今日無處不到無人不見此為可恨
世見書者之子孫其憾如何如也九菴集
朴淳字和叔號思菴忠州人訥齋之弟其子也年甫八歲吐辭

驚人鄰有訓蒙者却不教曰吾敢為爾師哉魁登丑庭試乙丑
長諫院澆然曰劾冀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因訪大憲李鋒
曰吾欲正元衡罪頃公贊成鋒縮頸曰公欲亦老夫族耶公
公徐譬之辭許之公喜甚翌日丙司並劾竟得允天使見公請
驚宋人物唐詩調也庚辰上暴疾公馳詣闕則疾惟篤公与左
相盧守愐入見上執手曰不幸病至此汝子皆幼煩公未調汝
守愐悲泣不自勝公願止之愐勿爾也進而徐譬之時法醫
環視不敢下藥公遽呼藥以進遂得徐菴癸未時論大激兩
司劾公以汝菴救其十罪上曰朴某松筠節操山水已
丑朔起咏詩忽倚枕呻吟謂夫人曰我其逝矣俟爾而化年
六十七天雨雷鳴白雲漫天光芒燭地山民望之驚駭訝朝
而蹤跡則公果卒矣白少集思菴行狀

退溪嘗稱李朴甚相對炯如一條清水高峯亦言剖析義理明辨剴切吾所不及云晚與牛栗而先生為莫逆友癸未禍起論在渭公與牛栗相善至稱淳即坪人即坪終始三人負異而心一上曰善類相從何傷於道昔宋孝宗言我是朱熹之黨人以予為坪陣之黨可也其見重如此上全賊臣鄭汝立全州人博覽強記貫穿往傳論議高激踔厲風發栗谷奇其才正言之遂踰清顯名殺藉甚栗谷反毀栗谷上惡之棄官收全州屢徵不起武斷紳谷潛謀不軌事發自殺 潘溪記

萬曆己丑黃海道司韓準馳啟載寧即守朴忠侃安岳即守李輶信川郡守韓應寅亦密報全州居鄭汝立與載寧亦處居李光守李箕亦其人等逆云即遣宣傳官禁

府即馳捕之汝立逃大索八道至鎮安境窮無敵與其黨邊溪自頸且刺其子玉男不死載其屍到京百官序立刑之于軍光寺前李濟李浩白惟謙柳德粹曹大中鄭清介亦或辭連或有人上疏指斥並死杖下洪宗祿金字顯鄭彥智彥信亦遠竄朴忠侃亦及推官並錮動 東園雜記

汝立汝及事併時即己丑十月初二日也李山海鄭彥信亦秉白李濟白惟讓亦主論度上踰月而專欲營汝汝立掩覆逆狀於是物論奮激至十一月初三日梁千會亦始上疏初四日白惟咸上疏論濟亦掩汝逆賊之狀初七日董論劾罷鄭彥信亦而上猶不邪十一日賊臣鄭緝招韓引濟法作謀彥智彥信洪宗祿上乃親鞫上遠竄亦十二月十二日梁安校生寅洪禎招于又引激法惟讓與他招無不

引之 上及大疑再命拿鞫並死杖下鄭彥信初於鞫廳欲
訊告者榻前伸教汝立文書中有答文列教君上語
極凶悖 上震怒凡憲比汝立立並坐集

鄭彥信陰誘宣傳即汝立叔盡去自家兄弟書札至登對
之時敵以一不通問為對至其陳自明之跡乃其子慄之作也
故及 上命下宗孫智信書十餘張于政院而教曰謂于無
目乎政院騰書後遂入因此彥信大被重律悞也不勝慚恨遂
致自盡死云上全

右相鄭彥信通書逆賊而不以實對始諫論以欺罔先生抵書
于當路曰大臣以一言失寔遽被重辟有損王政宋朝未嘗殺
一大臣仁厚可法其論遂寢牛後送快
亡女祥連逆賊多駟首執獄若崩厥角松江出仕分撥傳于

獄中鄭彥智於庭中祝手曰左相既出吾輩皆生矣鄭彥信刑
命下之日松江將啟請伸解領相不答右相亦推於松江
具啟草未成領相起入歇所問事郎廳以啟草入稟領
相看過而無黑白入啟之際傳語請承傳色下
未時大臣以下例起立席前首相讀啟草後傳語承傳承
傳已到而領相尚在歇所最後出來向事郎以啟草進于領相驚
曰此啓何事也左右視而後傳啓人莫不駭愕云不皇語錄
崔永慶曾從曹相遊清介絕非其義也一毫不可事親長孝親
歿傾家以葬遂致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里中皆稱
固執之士而已安敏學初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曰吾
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也今乃相識盡往見之渾入城委造焉叩
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則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

衣被履寒之蕭然而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後無一點塵
態渾其悅言于白仁傑曰吾見其人還時忽覺清風滿袖自是

名播士林間

石潭見記

崔與鄭寒岡不相悅寒岡植梅百株於軒前号曰百梅軒一日
崔到寒岡適不在崔呼奴覓斧盡斫百梅而返其友人盖如此

云 石室法錄

持平崔永慶上疏曰當今國是未定公論不行朋比成風綱紀
日墜云時永慶之友奇大鼎無學識尚客氣議論頗偏而永慶
僧其說成渾謂李珣曰崔永慶之疏何如其人上未則能補益時
事乎珣笑曰不過添一行高之奇大鼎耳永慶學識不足而只尚
氣節故珣言如此 石潭見記
崔徵士字孝元号守愚又号三峯和順人有孝行名石柳葵父

毋以遺逸拜持平不就徵素不識鄭賊徵士之表明也鄭賊致吊
書而徵士不記至是評問與賊相識徵士對以不知 上不直之

鄭松江為委官請訊

上以為慶士不可加刑釋之量諫具成

亦因請更鞠竟更死獄中後

贈大憲 涪溪記用

崔之佞辭景年以後則絕不與汝吾面書 上乃下崔文書中某年以後

汝立與崔姓遊顯流山一札曰此書在何敵欺罔也崔處對曰臣則

以無便不復任若云委官落曰老人哀或不省又書中無渠若

書則可聽其妄矣 上喜乃解 支上一詩曰末句云牛溪一夜風

生席仙李根搖有髮僧此必永慶所自作何本語乎崔對曰友

人李魯傳之美委官啟曰永慶之不能詩國人所知是乃昔年

鍾榜柱上匿名詩也遂不加刑評委官啟曰永慶之事了無

端緒臣之所聞素尚氣節又以孝友名嶺南士論亦推服

云恐無逆謀同叅之理 上曰覩其與弟書友愛則有之矣
後命放仍教曰永慶身居林下自以為處士連通權貴執朝
權以其弟曰不知書者至為眩民之官求見朝報如恐不及
處士果如是乎天網恢恢 渠固難逃云 石室詩錄
尹海平言南原梁正字慶遇見我言頃日永慶門生來言今世
以鄭相搆殺崔先生為罪吾輩則以為全未全未也梁問何以
如是曰吾先生在獄遺書于一家曰吾平生以鄭相為匪人今
覩所為真是君子吾之所以得生者恃此公之救解云故吾同
門及一家族黨亦皆以恃論為冤枉云矣 牛修集
庚寅秋同畜崔永慶之逮獄也松江乘醉以手自傷其頸曰
彼崔曾欲斫吾如此云爾 魯西集
牛溪在坡山聞崔永慶被逮致書松江曰崔永慶孝悌

清修宜有子聞逆謀之理乎頌力為救解云 松江乃於榻前
屢伸崔情而 上無發落故乃若書曰來示以孝悌清修
救解一欵非徒事不諧矣事勢亦恐未安云 上全
崔餘慶以繕工並役在京目不知文以諛簡錄報著間事送
于永慶、文書之披也 上覽餘慶之書惡其諛論朝廷
之杖杖訊一次而斃 石室詩錄
牛溪荅子書曰其弟其四寸先受刑問則當身豈能免耶殊
驚悚崔公晚年名所動壞其所守而諱受之節蕩然無防
限殊可恨也此宣狎崔公之戒最宜為吾輩晚節之戒也 魯西集
牛溪聞崔出獄寄子書曰汝急往禁府以小紙書名送于崔公
之前曰吾承父命來吊矣久欲奉問而禁嚴不能云 如其
酬酢以吾言告之曰吾輩久交大義不絕思欲未死前一相

見而訣今亦不可望云々子文瀆往致辭於崔、欣然謝答曰
余亦欲更見若翁而死何可得也仍囊中出栗谷書一紙曰此
言未及答而栗谷遽亡至今傷之云々蓋聞松江救已之言而
發也上全

仁和撰崔狀曰先生初得釋成渾使其子問之曰見嫉於誰而
至此也曰吾見嫉於若父云々眉叟記言

人謂永慶再鞫之禍案由於見忠汝翁之言而永慶之獄未起
渾已退在坡州永慶之初釋也再鞫之啓即日而發非在百里
外者之知所及也渾之遣子致唁乃在臺啟既發之後又非臺
啟由永慶之言而發也事寔無可挾而鼓虛幻矣一至於此
亦鍛鍊手段果未知於何傳授也定有集代儒生疏
崔之文書中有李黃鍾書稱送獄為士林禍故 上怒拿黃

鍾刑訊而斃崔微因此嚴重云々魯四集

憲府宋象賢張雲翼啟請達竄諫院李尚吉具寔亦啟請再鞫
上依諫啟而病死獄中再係之後轉相告引寔詰言根昔
卅官監官朴弘祚拿來入京之日永慶即殞人疑其恐懼而
死云々石室雜錄

牛溪聞崔再係死送米賻喪與松江書曰聞崔某死不勝傷
歎此人晚節放倒又不能守其本分然要希高亢之士既
無情犯則朝廷容而登之可也臺論復作竟至再入牢獄
而死其可以服人心乎可惜也魯西集

栗谷門人朴汝龍謂崔失身致敗而牛溪之待之者或涉過厚
以書來質故牛溪答之曰示喻崔事令人悚謝此君初非
俗士清脩高節有邁往不肖之節雖有趨向之殊而與鄙

人交道未絕所以令豚兜問之矣及其晚年笑子沉酒麪孽
囚係之日但存形禡顛倒錯亂殆不足責其所為但以舊
情遺問而已上全

白沙在忘履里時清陰徃見言及己丑獄事白沙曰按獄時視
此人對理之狀莫不惶遽失措而永慶則處桡楊椅掠之間
若在自家房室中神色自若言語不紊有似乎居待賓
者然氣魄有大過人者云上全

己丑逆獄起賊黨咸言言三峯為上將節八龍節汝立為次
相廷遂尋尋吉三峯所在各道以三峯捕送者無限其時
賊黨有李箕李光秀亦或言徃全州吉三峯家則三峯
年可六十面鉄曲肥或言三峯年可三十竹長而瘦或
言三峯年可五十髯長至腹面白而長其後賊人金世

謙言三峯非上將乃賊之卒後居晉州年可三十一日行
百三里云又有一賊云三峯奔羅州士族云最後有朴
文長言三峯非吉姓是崔三峯乃晉州私奴云不久
外間浮议紛然或言三峯在晉州年可六十面鉄而二
髯長至腹竹長或言三峯乃晉州崔永慶也或言前
一年有士人過全州滿場洞有賊萬餘聚會射帷永慶首
坐汝立次坐云人聞而疑之者曰永慶居晉州而年六十面
瘦而鉄身長髯亦長又有滿場洞之說外間所云無乃近耶
余聞而怪且疑曰諸賊所供各相不同其論三峯年歲老少
形肥瘦前後霄壤今乃刮去牀中豊肥年三十面白私奴行
三百里羅州亦說摘出諸供中多永慶相似者教語湊合而
為人之狀乃云一賊所供依然是崔慶永也此非外間傳

悠浪傳必有明知鞫獄曲折彙核寘永慶納之於三峯
先播浪傳使之孰於人聞也最晚有濟源察訪聞行言
告於全羅逆司、密移慶尚右兵使梁士燧、發吏
捕永慶且投其家得李黃鍾書、中有極詆時事之言至以
逆賊為士林之禍於是徵事遂重中外惴、時余方為閭
事即應松江為委官一日松江退歇後廬招余問崔徵余
素憤其徵對曰自起徵以來已過歲序何嘗有艾指永
慶為三峯今無端以道聽拿囚處士不幸而死則必有公
相公何得辭其責也松江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雖以論
議相角豈至欲相害也此出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余曰
非相公陷之也知其無根而坐視不顧豈推官之姓名曰
逆徵囚係滿徵推官固不敢一、伸理至於永慶囚中之

尤無根可名者且是孝友處士何可不救松江曰我尚極
力救解其後再鞫之日永慶畧陳時事且及與牛溪異論之
由鞫畢松江退後廬招余、往見則色頗怫然曰君親其信
辭是何言耶君之崔公甚不好也余笑曰我與永慶素昧平
生何得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悅者無乃及時事耶松江曰
然余曰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耶永慶之所以異於時輩
者何耶以其論議不同也其論議之不同未再鞫前已可知之
若於嚴鞫之下尚能盡表前日所見區、強為諂說之辭以
冀幸免豈真崔永慶也以永慶論之則今之所供不復初心
此其所以為高也然此則都石淡論今之所鞫者問其論議相
異耶只鞫三峯與否今論議異同何于徵事松江歎曰公言政
是我不及思也後數日松江又問曰一朝刑推命下則恐未及

救我汨於獄事意思已耗君為我詳構劄草以待之余曰此
大事何可借代草相公當自草之又數日松江大悅曰我已得
救崔之妙策耳余曰何耶松江曰劄草已構且與柳而見約之
余曰約之何如松江曰若刑推命下我急報而見一面詰溺而
見自松第馳到闕下姓名救之則可借矣余曰柳相果有是約
耶松江曰已成金石矣及余因公事往柳相家極論崔獄之
冤柳相只荅救法余因言大臣不可不救柳相曰如我者何敢
救解余欲以松翁之約問之事休未安而止仍縷、極言柳相
乃曰舍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險切真慎言余曰余與
崔本無半分交誼誰敢疑跡柳相曰世事不可測事至彼
及人誰得脫千金之軀萬千炭惜及時人皆以松翁殺永
慶至梁千頃姜海亦以謀陷係獄死其時余居用得見

其供辭當初互相造捏煽動分明是千頃亦所為余然及
始信前日髯長至腹中諉余之說定是千頃亦所為而至
於松翁余以崔事終始論難無一毫陷害底意其欲救
解而恐為後世公論之罪人者溢於諱色顯有惶、問
急之言余之終始所見如此故不敢以崔事為松翁之罪
或於言法間極言不已後生聞而信之者頗多甲午年
間時人起此論至辛丑年間嶺南儒生陳跡極論 上累下
嚴教一日余與一松相、議仍問曰崔獄一事紛、不定一
隊人則言不惜崔而只以此事為拈陷一隊之先鋒一隊
人則亦言不惜松江只以此事為專出於松江所構陷則
未安累敗而不因此論未必不由於公之妄見而然余亦不
甚相知或以為松翁一面以好言酬荅於余一面陰囑所

親搆其微云余与松筠分踈公則交分甚密或松筠於
其時有陰害之計耶一松曰庚寅五月以後則我亦松
論议差異凡事或得聞五月以前雖密、細、事我無不知
之理終始視松筠辭色决無是事當初外間三峯之說始傳
諫院以遙執朝權未語請削永慶官爵其時適見松筠則
不悅曰何亦諫院做此不好事永慶退处林下削官何因而
乃為此形跡之舉也後人必將曰此亦我所知也聞有李洽者
倡為此論洽何知事也及其元裕為正言上特命放之
元裕在家見是命即書小綫通於同僚即日為再鞠之啟至
曰端緒已寔有差真是三峯者然松筠於是大問之時伯
俱往見松筠則松筠苦曰一拿永慶已甚無處至請再鞠
後世以此輩何如人公亦何不言之於伯輩力止之伯俱之

言如其後而中言方論再鞠之時崔洙因醉來訪曰世言
李察之為浮薄果然而中曰何謂耶洙曰今日我与諫官在
友生家適見察之在中大罵曰公輩何故造論大事而不稟於
長者蓋大事指再鞠長者指松筠也諫官之不稟松筠果不
為是察之是一箇後進渠何故偃然擔當面責諫官如
是耶余因伯俱之言益信松筠無陰害之跡因而中言無知
再鞠之論初不稟松筠也最後因人聞元裕之言則當初再
鞠之日我適以所見通於同僚、议不為異同處即論之
洙故煩言於他人余然後信而說及嶺以搆殺永慶
為牛溪之罪時臺官寄敵之尹義立亦以為渾雖不
殺永慶、由渾而死豈將以搆殺之律及於牛溪時惟
益之大言當初以松筠為搆殺永慶者已足艱難做得

說後今乃以牛溪為據後天下古今寧有是事余之不客
於時只此一事當時鞫獄終始同案者惟我耳見人心
事分明無是念而後乃苟同時誤欺心阿世非士夫也堅
持此論遂為終身之累至於朴以檢木跡攻余以為激之腹
心可笑 白沙集

許眉叟著崔舟愚事曰白濁遺稿有己丑錄載先生
寃事甚悉後其子孫聽用事者言寃之有偽作己丑錄
行於世云 魯西集

謹按此非等閑文字何故逸於江陵板而追刊於晉州乎
以此未免一遷人之疑惟終不能服其心則為鰲翁門下
而尚其修整之任者難免謬事之責也然谿谷遲川正
陽山人亦有本末不是無狀底人亦何忍為一松江初

出其師所著之文以負其師以欺其心自甘於匪人之敗耶
此於其間必有曲折今不可臆說而妄言松翁為一世受
鐫之地崔微又是最是藉口構罪者故白沙門人或慮
其師並被收目之律過費心力故拔於初刊時而終非直
截道理又是當日太公案故或國賊者之鋒而不可不
追錄於再刊之書者是未可為也

浦渚看趙重峰丙戌疏曰重峰之論松江處稱許太過幾於無
過者以我所聞松江雖是正人多有過矣嘗問於沙溪曰
松江己丑事有何過舉乎沙溪曰松江別無過舉只有一事
可欠梁千會上疏松江不自為之而使千會為之似不疑
矣云云余聞是言心語曰松江果不自疏而使人則大錯
千會疏辭請罷若干人乞召趙重峰士林至正之通論也

果使松江命之而千會聽命焉則雖公亦私雖正亦邪沈嘉
壽之立證於松江之陷人者亦非無故也此甚可疑也妄意
者老先生此言亦與黃正言彈銓事一樣也着一使字似失
本案卷之自錦峽至仍及余所聞於浦清說卷之曰老先生
言後未知何所至言而緊非以松江為知之而使之也若曰可
言則自言可也不可言則門下俾無如許之舉也而不能鎮
定似乎未盡云即余乃領解 魯西日記

初己丑獄起賊招有曰吉三峯或云崔三峯居智異山下遂
有飛語謂永慶之号三峯乃賊所指者云其言盛傳於都下
一日公往見牛溪、曰近聞崔三峯之說乎公曰已聞之矣
牛溪曰此言極可駭也崔某為人孝友尚氣節但不學且不
能善居鄉而已寧有存送之理汝輩須知之及公為言官

完席果有教此言者公止之曰此人負道一理名聖明之世豈可
以飛語罪人司諫柳根從而和之事遂寢其後因全羅運司
洪汝淳狀啟至拿鞠成澤退啟公亦補外之後崔永慶再鞠
之論出於一時之置官公固知牛溪之無賴於此事其後辛丑
公為大憲時嶺南儒生文景席鄭仁知門客也受其嫉上疏詆
斥牛溪為搆教崔永慶蓋欲假此為名謀欲網打一隊人者
主是論也公憤其媚嫉之人以私怨誣陷賢者乃備陳其獄
事曲折 秋浦行狀

己丑之獄永慶最為冤死其時鄭澈為委官故右永慶者
怨澈搆教永慶者然澈案嘗屢救永慶於榻前其無搆
殺永慶之跡有不可掩者故乃以陽為救解陰案拊陷為
澈之罪其亦萬、不近於情理矣及至仁知則又以此說移

之於渾以爲指嗾渾構捏者澈及文景席之跡則又直以渾
爲構殺永慶屢度其說漸次成罪蓋澈初未嘗與永慶相識渾
間永慶被逮即貽書澈勸其力救澈之所達於榻前者皆渾之
說也渾門人黃慎亦渾用言力止諫院之論永慶夫渾之所親
在唐固則宜無如澈在臺固則宜無如慎而澈與慎皆救永慶
則渾之心事即可知矣 皇倉集

是時 宣廟方頌信仁弘而感怒於渾猶於啓緯中親拊構殺
永慶等語蓋并案其非罪也 上左

己丑治獄鄭松江爲領袖白惟咸李春榮爲羽翼搏擊異說
者殆盡金憑者全州人與鄭賊不相得成濠以久素有風眩
日寒觸風淚輒流鄭賊之戮死也金序百官之列適日寒淚流
曾與惟咸有隙惟咸以爲京位構殺之自是胡野側目享叩天

意大格竄惟咸于塞壬辰放還戊戌丁主事應泰之誣臨東
朝也惟咸以接伴下獄 清溪記用

白僉知惟咸參贊仁傑之子也與從兄惟讓論議不同己丑
之獄惟讓與三子並首就戮惟咸當洛揚、自得不出

言以救後惟咸累係獄終竄于邊人以其天道有知 上左

李參以潑好臧否人物久在銓曹以進退人才爲己任人
多怨之以交遊逆賊遭己丑獄拷掠無完膚氣息垂絕故

鞫之時必端拱而跪不少度卒死杖下人皆寬之 上左

李浩以海南來詔欲訪鄭汝立露其反謀浩大驚起疾馳向
京至公州車覬見持兵者要於浩知汝立遣人欲救之大懼適
得武士同行入京時其兄潑亦將上來故欲待其來相議上

變初不能寐經二日而趙侏上變汝立聞之逃獄事蔓延

激沽皆獄中死 上全

金相應南子命龍洪判書可臣子崇皆娶李洁之女己丑獄
洁拷死洪判書上書請難婚命龍亦上書請難婚畏其禍
及時金相赴京未還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教命龍屠之故士
論不咎金相而多為洪判書惜之 上全

丁未精浩者始請伸李济木 宣二相嚴責之庚戌又請伸

光海亦俊責曰己丑之事予亦知之济木死於逆賊案自取也

惟讓与逆賊書有人臣不敵道之事豈不痛心云 甲子清伸

松江時領相李元翼议曰鄭澈伸理之议非敵防遏其時被

眾白惟讓木並請伸雪 上命勿伸惟讓而伸李济 与松江

並復爵誠可駭也 魯西真集

鄭清介嘗師朴思菴後乃背之及推問拯善義論也清介曰

此朱子之說也松江厲毅曰汝何知朱子亦有背師之事乎 說

松江嘗曰清介未叛之汝立、已叛之清介云 上全

所謂愚得錄者近綴一閱儘有見得处儘有說出外可見其讀

書用工之實不如是以邀御卑微之輩女能豈仕籍為一時

之聞人也哉然其本出於思菴門下而思彼斥於東人之後附

時輩得其吹噓至於超陞六品則其所行可知也其与李山海

書有陶鎔獎拔超陞匪批之語又謂明道並用邀豐之心得試

於吾相公之手云 則以粟谷矣未比之廩豐豈不悖哉其不可

以論篤而与之者明矣彼難以不負思菴自明而其向背之著於

行事者終有不可掩者許眉叟所撰傳中又引其與沙溪問荅求

規書冊之語 沙溪嘗以其度學思菴之事問於清介荅曰聞思菴完多有

在其不負耶至於節義清談之說以其先後所錄諸說及羅德

潤等跡覩之其為洪千環輩而作無疑矣蓋洪自是文人才子豈肯屈首之訓導之循墨哉始則嘲戲之既受楚撻之罰則忿怒之無足恠矣洪輩必評論時政歷試時輩為自以節義故為此說托於朱子以相排耳然朱子推獎節義特言其末流之弊而此說則揭舉其末流之弊以斥節義之全體與清談並收而放之於亡人國之科可謂謬矣至引李固實武後賢責備之論直以為非節義而以校並起睥睨神咒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者皆為節義之罪大遠朱子之旨南軒以為君羣校並起睥睨神咒而未敢即收者一時君子扶持君子扶持之力朱子以為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者實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今此所引非但有違於朱子之旨極可恠也且曰後世所尚黃老曰申韓曰節義曰清談而人心之溺世道之汚日以益甚云如此而不

謂之排節義可乎夫欲攻洪千環輩則當先明節義之實以為節義如此爾亦釐其末流之弊非節義也云爾則可也今乃即以節義班之於清談而謂之亡人國安能免排節義之名乎此所以反為千環輩之所攻而卒不得以辭者若其已丑之獄所坐則想與千環輩相仇之故排義誚已播而背思菴推汝立之事又從以添加故也其行狀以為朝廷分付列邑披問與逆賊相切人蓋言有所在云而其傳則直以為松江今郡邑廉問罪人黨與當捕者云古今不相遠朝廷安有此亦分付耶直是無理之言耳混定錄以為清介身賊遊山之說傳播道洛並司洪汝淳以其真偽訪為羅州一紳所首柳泚紳校長申彭年亦皆以的案回報云似因此事以為朝廷分付也見囚於州獄似亦因此也先囚於州獄而拿

去也如崔永慶初因世故厚聞崔三峯之說移文慶尚道則
慶尚兵使梁士瑩已以夙聞捉囚永慶之事也永慶以前持
平為兵使之所往執則清介之以前亦豈見囚無怪也其受
刑則以不肯見道高明之故也今乃一一故之於松江亦可
笑也見道高明之言又見於丁未年 宣廟答韓浩之批
十年之後 宣廟猶記之而不忘其初可想也清介供辭又
引朱子與陸子靜陳同甫書尊敬稱道者以飾之而昔年
海尹疏以為教向尊稱書辭間例談云 此情狀則真是可
惡也大抵吾輩前則全不知其為何許人今因其書而始得
其積書用工之實有如此者文之不可以已者如此然其是
非本末如左所列君子不可以人齊言亦不可以言信人則
且取葑云可笑彼之專怨松江者似是與洪千璉相仇而千

璉與梁子頊亦皆湖南之翹楚者嘗出入松江之門故也松江
之惡清介亦未必不因於此輩也羅德潤之疏不稱詒清介
之寃必並與李沂亦而伸之而並以為松江之禍則其非松江
之禍此可以證之矣 明參集

鄭松江澈少以清直著名栗谷甚重之有駘馬御史之号東
西分黨之後為李沂所斥逐文外設地已丑獄起以右相派
殺頗有鍛鍊之誦論 漢而不快者相繼得罪人皆答之及以擅
權竄江界壬辰放 潘溪紀聞

朝請時兵判申礪曰己丑逆獄時鄭澈密啓曰賊言抗湖南之坑
截海西之口義兵從嶺南起則宗社殆哉云 上以小紙答旨聞
此言者必預此謀云臣以向事即聽詣政院持封書於澈前
澈甚以為詞不知所差乃曰此言人皆言君亦聞之耶臣對曰

吾則世所聞激曰奇孝曾李善慶言之故聞之矣臣曰此事重大不可不詳觀親啓及激書啓則不善奇與李以李恒福書啓其時恒福曰激自言故聞之矣今乃書入吾名可謂云主真日記不佞於松江鄭相公年輩雖身後先不佞之跡無因而至相公之內但見流傳詞句想望其風采無何黨禍作一時士類網打殆盡公既荐棘西塞余亦橫被白簡乃以日造公門為罪室於是乎益知護人之搆公者皆類是也矣己春余在兩西始過公於成牛溪寓公舍門知為余笑曰君是日來吾門者耶惟然如舊識一嘯而罷逮公之朝天也余餞公於百祥樓雖風霜凜冽之餘亦豪風灑落英氣襲人殆是神仙中人也白汝集松江救李激啓曰朝紳之交親逆賊不過好而不知其惡天下豈有兩女立守叔白惟謙啓曰狂曜出一汝立亡是大夏豈有兩汝立

救鄭彥信啓曰宋朝未嘗殺一大臣忠厚可尚救崔永慶啓曰

居家孝友嶺南士論亦極推服云魯所集

己丑汝立謀逆公居右相鞠獄以多附生奴責以專輒以他相

代讞李山海挾勇援行譏說卒仰士禍作荐棘于江界而一

時名卿皆竄松江墓表

己丑逆亂後牛溪松江沙溪及李希參同坐一處希參即自以居西南間中論而三賢相親者也松江曰汝立之黨多得於黃海道及金堤果則其時擬汝立於黃海都事若金堤果令者不可無罪也沙溪曰汝立本欺世盜名爾其時吏曹之擬望亦例事豈能逆賭彼賊之凶乎似無必罪之義矣牛溪曰汝立在其家猶使黃海道及金堤之人響使如是之多若果為都使果令以資其勢則宗社之患又當如耶其時銓曹正石可無罪也因

各罷故希參直至山海家告其說山海大加驚愕適龜
峰至山海家乃告曰長者欲殺我、當死矣蓋山海擬汝
立時銓長而長者指牛溪也自是山海大啣牛溪及松江常
欲中之及山海為領相中厓為右相松江為左相時 宣
無嗣而多王子朝臣之讒常屬於金淑儀所出光海君 上意
則方在於金仁嬪所出信城君山海謂柳相曰吾亦為相日久
了無達白漸負奈何今左相新登相位必有急務可以達白者
願右相與之間計以為日啟如何柳相見松江告以山海之意
松江曰今聖壽已高儲嗣未立達儲一事似為今日之急務
未知如何柳曰極是山海遂約而相同入啟請而前二日山海
密招仁嬪之弟金公諒謂曰今有新相方欲請立光海為世子
而不去仁嬪則有不便欲除仁嬪云汝聞否仁嬪被言則禍必

及汝矣公諒大懼即入告仁嬪、泣訴 上曰願啟死小人
家 上恠問之仁嬪曰今聞新政亟欲立光海為世子并殺及
小人一族云、 上曰汝何從得聞仁嬪曰公諒細言其事
上曰公諒本無識何處得聞浮浪之言乎萬無其事矣明日山
海稱腹痛不來松江與柳相入榻前松江首言達儲不可不急
上既聞仁嬪之言方疑感之際遂聞此言遂大怒曰今者
猶在汝請達儲欲何為乎天威震怒松江遂待罪柳相不被
一言而退此山海欲除去松江之巧術而松江寧不知山海
之謀從其所使也時西人一隊密知公諒事怒其煽動
宮禁之狀而司將欲請殺尹梧陰曰為公諒而司合啟
何其疲弊神今吾在西銓當以公諒隸府下以罪誅之
未晚即以公諒為幕下山海知其言德公諒、俱

白仁嬭即訢上兩上雖怒無他求策乃遜駙馬于梧
陰之孫尹新之以為仁嬭之婿使其祖不忍殺公諒也此山
海弄奸弄詐之情態而宣廟生憐西人之曲折也山海
憾懟松江者又有一事時有宴會滿畢赴山海有故
不往乃作詩送之年月下不書其名只書鴉鴉翁松江見
之曰大逆今日直出自家殺鴉翁二音類鴉殺山海聞之大
憾云江上問答

鄭松江澈為奸臣所將殺信城母嬭子上疑怒一日以問公
之嬭公曰臣請以百口保之此不過不悅者欲護殺耳澈量雖
狹密觀其心事真恒蕩君子也以故孝白沙恒福每稱公為不
可及却巡禮申

鄭澈字季涵號松江琴末粟谷避荒公極言其道學忠孝之實時

輩遂劾公上曰鄭某其心正其行方惟其舌直故憎於人若其忠清
清節義草木所知真所謂鸚鵡班之鸚鵡殿上之席若眾節某是
朱雲可斬甲申公請赦癸未被罪人宋應澈也上曰大憲說
極駁此卿素以剛直忠蓋名故不責又批公疏曰此輩乖亂朝
廷在法罔赦今反以是希官使奸邪生心此言幸而出於卿
口予姑容之辛卯荐棘江界壬辰上西行貼回軍民以禦
亂之策父老感請用公上乃召公曰卿素忠有忠孝大節
可急赴行在公馳謁於平壤松江行狀
澈有一兄殞於杖下姊夫桂林削髮而被誅沉冥之托實
出於院籍之計而其遇父母忌日一月斷飲冰壘自潔赤
心奉公市人皆謂鄭澈李珣二大夫之為憲府也獨無名
司之橫欽重峰丙戌疏

辛巳先生出為全羅神事未幾鄭澈為觀察使先生時与李
滋金字顯遊始信毀鄭之說即日移疾將去松江固清見曰
公与我素昧平生何以知其凶險即與共事見其為真小
人然後去未晚也先生不聽遂決去松江乃分打牛栗先
生願與共事既而交誼日密先生曰始吾不明或疾公矣宜降行
沙溪嘗公論曰好公者退溪栗谷牛溪洪賢也忠公者仁弘汝
立山海亦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百世之後有欲知公
者盍觀於此松江全表

公嘗坐於白沙間曰鄭松江何如人也白沙曰半醉時抵掌談
論望之若天上人豈俗子輩所可彷彿耶公後語人曰吾未見
松江而以白沙高眼欽服如此可想其言論風采也應川遺事
南師古字景元号格菴英陽人也家閑東善風水天文卜筮相

法俱得不傳之訣言發必中 明廟末年不久朝廷當分慮
又不久當有倭變若起於平年則猶可救起於七年則不可救
又常謂人曰社稷間有王氣當有太平之主出於其防如是
者不可倭等朝廷自乙亥年間始携武迄今將五十年未
已倭寇發於今年 宣廟自社稷間潛邸入承大統我國
亦有如此之人可異焉常村集

壬辰三月望祭、官班忽健元陵上若有哽咽嘻噓之聲初
不識為何音班中忽有一官言此何聲響音一班之人奔報言
吾亦亦聞是聲而不破發因此尋聞則聲自陵上而下祭官
上下無不悚然而罷自後或一日一至或數日一至盡一月
不止齋官及守夜軍亦習以為常及五月倭寇至積柴於
丁字閣取火焚之柴盡而火自滅更不延焚於棟樑如是

故曰賊得有神乃去至今丁陶如新一陵之大神之自沙集
雲峰八良時有血岩乃我太祖勦滅拔都之地石上斑血
至今若新清壬辰岩血流而倭寇至怪矣芝峰類說
金鶴峰誠一從黃同知允吉等使日本強項自持步無畏
慎受書法仅皆力爭矯正同行編首敵人敬歎亦可謂
畢命君子矣至稱以使四方不辱君命則吾恐有愧也
夫所謂專對者豈指僥倖斷目之事哉鶴峰既還
上問敵人情形允吉亦皆以為賊未有徵鶴峰抗言不
然累千言深攻允吉亦自以為備悉賊情明年賊傾國
入寇至竹庙社不守民魚肉兵禍之慘自古無如壬辰者其不
得要領如此謂之專對可乎如遇漢高之時難免前使十輩
之誅矣滄漢記聞

寒岡為金誠一作銘許以奉事異國大節余彰曾受一超大
明之書以來者其可謂之大節乎魯西日記
平秀吉者日本人奴也採薪於山遇閑伯於道左右欲兵閑
伯奇其狀自釋不誅得幸於閑伯以為將輒有功遂秉權
殺其主自立為閑伯戰克功取遂統合諸國為一國強兵富
遂生跋扈之計欲加兵於我無其豐勢託言將入寇中國假
道於我宣祖以大義却之秀吉執為兵端壬辰遣其
將平秀家行長清正義智本三十四將勒兵二十五萬号
五十萬以四月十三日渡海陷釜山東萊殺合使鄭撥及水
使朴泓府使宋象賢朝服不屈死之時昇平二百年民不識
兵望風瓦解無敢嬰其鋒賊長驅而進如入無人之境巡邊使
李鎰敗于尚州僅以身免申砬敗于忠州全軍覆沒上會

羣臣議之李山海首健西行之策 上從之命伊誥副極諫

上不從人皆知京城不守可泓先令家人避兵而外為此言人多嫉其詐以李湯元為檢察使金命元為都元帥使守京城三十日 上冒雨西行中官以下皆乘馬見者掩淚百官鳥窠從者僅百餘人五月三日到開城治山海譔國之亦窠平海是日賊人入京城 之民欲鬻帑藏者已先焚官闕矣車駕幸平壤聞賊兵在後進駐義州六月初一日賊陷平壤 上遣鄭崑壽告急于天朝 紫海軍談

倭寇至李鎰將往禦于嶺南以公素所親信人為其從事公往見鎰為言其人有偏母無他兄弟其母日夜号哭願公垂憐鎰許諾曰國家存亡將決於此舉佐幕不可不極擇無論於公遂辟自從公入辭于母夫人 泣訣曰汝何不念吾三人而自

就於死地耶公曰許身國家恩義不可兩全且有家弟可

以待奉美弟邊握手泣曰死何只恤友人而不恤置我父母於相忘之地乎公曰彼無兄弟情勢可矜而吾家有汝存焉

且當國家危急之日何可顧私耶 尹果益運行狀

李鎰到尚州不明斥倭人告賊逼鎰怒其惑眾斬之以徇故賊已入境而無敢言者鎰聞賊砲聲始出屯城外賊兵滿野我軍

驚潰死者山積鎰僅免 芝峯類說

上遣使李鎰至尚州北甌淵上賊公碎薄之鎰跳去謂公曰徒死無益願公從我公曰將無以見主上遂与校理朴公席同死

之尹暹鎰狀

倭兵渡海 上遣申砮禦之臨行召見問賊如何砮言斬之

上曰邊懷每言倭最難敵卿何易言也砮既出 上曰邊懷

若在予豈受倭賊哉 名臣錄

公至忠州謂申砬曰賊銳甚難與爭鋒宜固守身嶺砬不聽賊踰嶺公又請先拔高阜逆擊之又不聽乃背水陣而軍鬪始合皆果奔潰流尸滿江砬呼公曰君亦求免耶公笑曰豈以我惜死同至彈琴堂下手殺賊數十相与赴水而死 名臣錄 金汝吻傳倭寇陳八官車相繼敗沒 宣廟定計去郊四月晦日夜四鼓車駕且發而百官皆散天又雨夜黑如漆中殿掃与女侍十数人步出仁和門公執燭前導 中殿頷問嗟獎良久勉以忠義是日夜駕傳臨津上下相失公徒步召集徒众於泥漳中渡臨津三更始達東坡驛翌曉 上召公且日趣召領相左尹斗壽亦在安並賜對 上揮涕以鞭叩地名呼諸公曰李山海柳成龍尹斗壽事急矣策將安出公首言我國素弱無以當賊

今計惟有西顧天朝 上曰予意本如此 白沙年譜

至東坡 上問駐駕之所桓福曰可進駐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愬天朝公曰不可大駕難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矣桓福辨不登 上亦曰內附本予意也公曰今東北兵力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何可逃論此事桓福悟而止既退公謂李誠中曰君我熟李承旨何軒發乘國之論耶使公裂裳裹足徒死於道洛不過為婦寺之忠而此言一播人心尾解孰能收拾耶桓福聞之歎服 西厓行狀壬辰李鵝溪為首相倡西幸之計公反攻之駕至松都命竄之黃利書慎推論軍民教曰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頭可保指鵝溪也詭譎固寇植黨背公其禍至于今益甚固難赦至以西幸之舉並為累案被宣背心服我言鵝溪西

狩之策其有功於宗社甚大不可並毀也

涪溪記

壬辰京師失守 上幸平壤我師抵臨津為守余言於朝曰今八道潰裂無復收拾雖有智者亦不知為計昔以孔明之智及荆州失守劉先主無托身之地則請救於孫將軍卒成赤壁之捷今以我國之力無復可為不如具奏天朝請兵來援以冀萬一廷臣皆以為近濶或云天朝焉肯出兵來救或云假令出兵當出遼廣兵馬遼廣之人與健無異必能憑凌橫暴此策決不可行也余連二日爭之及與李相明甫陳利害公稍相內即具由啟稟 上即允之天朝先使崔世臣林世祿來探形勢尹相戲謂余曰此乃令公客也令公可往接待未幾臨津失守賊鋒至大同江 上移駕西上余與明甫自請單騎馳入天朝請兵沈參判忠謙曰李某方為主兵官

不可遣 上使明甫往請 白沙集

明甫將發余送之南門明甫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余即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君當我於重獲無相見也明甫曰兵不出吾當棄背於盧龍舟不渡鴨水也二人洒涕而別 白沙所撰漢陰墓誌

至平壤賊勢漸迫宰臣先奉廟社主出城、中人大札持梃刃縱擊之墮廟社主洛中指宰臣大罵曰汝亦平日偷食國祿誤國事至此若欲棄城何故給我輩入城使魚肉於賊手耶諸臣皆失色公出立階上以手招一士官年長者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固守忠則有之矣何得震驚宮門朝廷方欲守城汝亦不戢眾在不赦即棄兵叩謝而退 西庄行狀

臨津失守國事無復可為行在諸臣惟憂愁度日未幾李鎰
平麾下兵數百入朝大臣問鎰以駐駕之所鎰曰鏡城險固可
駐於是決策北行先使中殿及妃嬪向鏡城余極言咸鏡一
道只有一條路賊若直衝將束手就縛此危道也且方乞兵
天朝萬一得請天朝大兵一朝大來則無人迎接天子聞之謂
我如何不如直抵義州迎接天兵以備萬一事若不幸君臣上
下改天朝求為內附徐規事勢以為再舉未晚也及請對夜
已向闕上御寧東軒張燭而見余因陳利害上曰予意本
欲內附卿言如此可幸義州令唐山郡守成大業以上旨馳
還中殿上將幸義州事若不幸欲渡遼羣臣皆以入遼
為難上於燭下逐殿親問欲得自募問于大臣一一不對
以次問羣臣莫有應者至余對曰臣年少無病又無父母請

隨駕上曰卿若有難事不可強行再加商量余對曰此非
臣今日所辨口頭以塞聖問及出國門誓以效死故妻子兄
妹已與永訣此志素定矣惟李綱洪進願行君臣皆願隨
東邱蓋是夜上令世子分平百官進駐江原京畿未地故也
余不得已啟請以扈從單子隨點以行及落點羣臣相謂曰
到鴨綠江若不幸駕渡江水則年老有病者勢難從行
云白沙集

上自寧邊向義州世子慟哭向江界命官僚稍挺起居于博川
上授以一封書挺往到朔寧家屬所寓處七月世子駐伊
川相去一日程猶不自往使人上其書世子與大臣拆視乃永
訣之辭也極其悲苦上下莫不失聲公奮然而起請拿
鞫稍職人皆快之名臣錄朴東實傳

大駕西狩人之視而後死地咸以為終必為賊所蹙至窮
蹙而同敗於糜爛也法莫肯而後平皆辨翔躑躅於京畿
黃海之間以為前却之計及臨津之敗各陣亡將一時潰
散各自逃生惟李貴自敗直所入行在內守平壤不守
皆以為事無可為皆渡渭水而南至於文臣之有識者亦
從而南故黃又退還定州收拾散兵復陣順安以為遮遏
之計行朝事急教書羽飛日徵勤王將領畏無敵向
西或外托勤王領兵南海尋見妾居載與還敗者有之或
下令軍中罷兵逃故以為規望之計者有之見徵兵書
對人冷笑者有之人心至此而極矣惟全羅兵使崔遠平
所部而上軍情中流大疫一日臨斬五十餘人以示必死之
意終不可止別入批江華使軍不得逃經年苦戍餓死相

繼而終不疲雖不能立功其心亦足可嘉故吾常以為亂後

此將惟賞與遠不失人臣之義也

白沙集

先是申點奉使至燕聞賊兵入國大駕西幸即訴于兵

部尚書石星言于帝使遼東總兵祖承訓遊擊將軍史

儒木將兵七千救之以銀三萬兩付點賜行朝八月承訓

進圍平壤而致陷史儒中矢死遂大敗而還

紫海軍談

壬辰八月差請兵陳奏使詣兵部尚書石星前痛哭哀籲

悲不自勝尚書感動亦下泣沾襟謂人曰朝鮮請兵使臣至

誠哀痛雖廷秦七日之哭蔑以加矣時法科道多生異議或言

只防中國地方亦有以多發兵馬必貽弊中夏惟石尚書力

主發兵至有請身自東征之語蓋有所感激於公之至誠

者矣

鄭西平寇壽行狀

初通信使金誠一之回倭首書有一起直入大明國之語公謂
當即具奏領相李山海以為不如匿之公曰倭若果有犯順之
謀而天朝由他國聞之則其疑我必深而愈無以自脫矣福建
人許儀後陳申被擄在倭中已密報倭情琉球亦報殺息而我
使不至朝廷疑我或倭狎老許國曾以詔使來知我國至誠
事大保其必不絕未久奏至 西厓行狀

初倭酋書契有同犯上國之語 上略 迨問之大憲尹斗壽言
不可不明白具奏以盡事天之誠左相柳成龍以為夷酋恐
動之言不可逆奏天朝自取不實之誠 上編 問入侍之臣
公極言君臣大義不可有隱若不奏他日之禍有不可勝言
者及復陳之 上乃令奏 名臣錄朴東賢傳
辛卯玄菟亦之來尚奏不備奏朝漢各立蓋海原主也尚

之論西厓主不當奏之論其時朔講海原一隊西厓一隊爭辨
不決日中乃罷云而西厓懲毖錄記奏問倭情事朝漢以
為不當奏而自家狎啟以奏卒得天朝之力云海平嘗言西
厓記壬子事不平凡此善畫悉啟之已以自掠美甚不是云 西厓
先是遼左訛言謂我導倭入寇石尚書遣黃應賜來覘應賜
初頗疑我請見倭書尹根壽以賊在滬江時所遺書示之應
賜不信公在都時已慮此自賚辛卯倭首媢書以來及是
以示中有朝鮮亦同我飛入大明官之語應賜疑大釋至叩
膺大慟曰朝鮮替天朝受兵而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乎啟
報石尚書由是東援之說遂決 自沙行狀
皇帝遣行人薛藩降勅慰諭曰爾國世守東藩素效恭
順衣冠文物号称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陵攻陷

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奇
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今專遣文武大臣二員統率
遼陽各鎮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
期勒滅凶殘俾無遺類該國君臣必能仰體朕心光復舊
物俾國王奏凱還都仍保宗社長守藩屏庶慰朕恤遠
字小之念王寧百官出迎江上奉勅痛哭左右羣臣皆哭
宣廟誌文

今日皇大將李如松葭向平壤軍容之盛振古所未有也戎
卒四五萬軍糧八萬石火藥二萬斤陸續輸入義州島
夷小醜真箇作遊魂矣牛溪集
提督總官寧夏侯李如松領南北軍四萬而來李如梅張
世爵楊元兵皆屬臘月渡江癸巳正月圍平壤大破

批城之賊斬倭首一千二百八十五級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
疋軍兇四百五十二件救出本國被虜男婦一千十五口捷
聞上曰今此天兵之出由於節良壽之陳奏而雖累請
遼東朝臣不一不即來援聖恩今日是誰之考西平行狀紫海軍
法合錄
李如松克平壤長駟而進碧蹄易賊不說倘賊猝至如松大
敗僅以身免然賊度不敵遂捲兵而退四月如松南追賊留
屯于東萊蔚山泗川亦地以哥思自回不出八月車駕還
臣海先遣柳成龍清官九月還都哭廟灰燼中久
之是冬如松引軍還紫海軍談
東征之讖出於兵部尚書石星見汝將翫寇賊未可
殲而會有辯士沈惟敬者執講和之策星以為然賊
以詐請和星建讖遣監惟侯李宗誠都指揮楊邦亨

有冊封使封平秀吉為海東王宗誠亦既入釜山行長之
墨而秀吉不受封頗侵辱宗誠幸隙夜遁賊縱兵追之
不及而還天朝陞副使楊邦亨為正使以沈惟敬副之仍
赴日本行長又我國信使曰朝鮮無使則是只與天朝和也
必得朝鮮使臣並及大事可完惟敬然其言屢咨時相
啟曰必得備語賊情者可保無虞黃某明敏有膽畧
且有險夷不貳之節請以其遣之到日本閉商以使臣
官卑且不送兩王子怒不許通信只受封不見我使
先生隨天使奉國書而還丁酉倭再動科道官論星
主和謫國帝震怒下星于獄斬惟敬于市星竟度
死獄中人多寃之紫海峯談秋浦行狀合錄
癸巳天朝廢我國衰弱不振論议甚多給事中魏

學曾上本請分副易五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遣行人司
憲奉勅宣諭且令觀我國事勅旨甚嚴有曰朝廷之
待屬國恩義至此自今王其還而自治之朕有他憂朕不
能為王父母也王受勅還言即引見公謂曰久知有此恨不
早避明日見詔使當請禪位與卿相見只此一日故雖夜深在
之美公曰天朝愛我國甚至勅書之言所以策勵之耳何處出
此言上賜酒令飲之曰以此相訣耳公起拜曰明日之事千萬
不可敢以死請翌日上與詔使相見袖出一帖極陳病不任
國事欲傳位世子望賜主張之言詔使即於座上手書荅之曰
傳位事自有唐肅宗故事王既有是心當具本上請優一行
人也何敢主張時戚游擊日夕在詔使所親甚密是夜安公
相見屏左右書六七條示公一條云國王傳位當早公愕然

曰起立不答他事即書曰第三條所論非陪臣所忍聞小邦勢
方危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豈失宜是促其亡也戚曰是即以
其後就燔焚之明日公卒百官呈文于詔使是夜戚又夢公泣
之曰詔使言已大回無他慮也始公迎詔使於碧蹄詔使得公
曰掩到京尚有斬措美蓋是時危迫之狀不容呼吸而光海
在微官頗有言殺人不以易置者駭公怖亡色其間竭誠周
旋使震居不動西崖行狀
丁酉賊傾國渡海將有再動之慮宣廟遣使告急于天朝皇
帝遣經理楊鎬寧提督麻貴董一元劉鋹陳璘統水陸軍
十四萬東征而陳璘由海道以出時八月也賊由湖南長驅而
進所過殘滅甚壬辰邊人刈殺皆取其鼻遇家刈焚不遺林
木進圍南原天將楊元濟圍而走節使李福男府使任鉉

接伴使鄭期遠皆死之賊乘勝而上至稷山弘慶院天將嵇生
以鉄騎三千擊敗前鋒賊知其不可敵捲甲夜遁取活領南以
還於是兩湖完邑皆被殘破矣紫海年談
秀吉奉詔甚倨益調兵渡海時楊鎬居憂將釋位廷议以為非
公不可特起公為都御使經理朝鮮軍務公到平壤聞賊先鋒
已迫圻甸公移咨令固守無動即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
聽入王京與麻貴未及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選丁
壯前往迎賊又令二千騎為後援公與我昭教王渡河崖津
審守禦形便諸將遇賊於稷山麀殺其先鋒諸賊大挫直歸
海邊巢幕月沙所撰楊經理碑
稷山之捷揚於我國寧有再造之功而懲毖錄中全沒其事
有若倭奴自退者然蓋崖相與楊有隙故也此序崖相大段

痲病 別檢公所錄

賊將平行長批順天清正批蔚山沈汝都批泗川是冬十二月楊
鎬以麻貴兵進圍清正克其外城清正退守內城推汲道絕詐
約降以役師時十日大雨士馬凍餒多死泗川釜山之賊未援
鎬恐腹背受敵引而退天朝招楊鎬還紫海筆談
我 昭敬王常來公像於燕京而不能得庚戌始得之遂為
生祠以祀之楊行理碑

天朝既招楊鎬更遣萬世德往理又遣侍郎荆珩開軍門于京
城戊戌劉綎進圍順天陳璘以舟師應之麻貴駐蔚山持重
不戰董一元大敗於泗川會賊聞秀吉死皆撤壘而還渡海
於是天兵皆班師而留精兵以鎮之三年而罷紫海筆談
壬辰歲星守我國分野而倭賊入寇人以為國家雖喪敗終必

與復其言果驗

芝峯類說

賊自釜山至平壤每一舍築壘批分隘八道搜山剔藪殺掠士
女固有紀極此用闢以來所未有之禍也天朝前後發兵二十
萬帑銀數萬兩山東糧二十萬石以救虜國此又前古以來所
未有之事也上四

備忘記曰倭賊傾國而入寇象號百萬連營數千餘里七道盡
陷所餘者惟順安以西牧郡此東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變也
賊酋倭秀吉覬覦天下要我假道兵力萬倍於我眈視我國取
之如拾芥初欲作為郡縣仍以東人為倡導長驅直到國外
既破則天下必援其凶謀秘計可謂賊中之奸雄又作飛檄
詔朝鮮曰汝用道或稱負驢臣服以感上國之視聽其布查
情狀口不可道亮鋒倅至不能捍禦幸以至于上國之傍

一以明此心一以乞天兵天日下臨發大兵而征討挈手數千里封疆而遂之此又開闢以來所未有之大功也崎嶇險阻沛流難百圻不回伸大義於天下清天兵而討賊恢復疆土使宗社還于故都誰之所為乎非扈從諸臣之功乎此非予一人之私言寰天下之所共睹所共知者也孰非國家之勲而惟此後臣之忠勤世末所曾有又曰李恒福以都承旨隨予左右不難又序兵判監亂盡瘁鄭崑壽得請天兵以來予意二人當為元勳鄭中平行狀

宋象賢字德久礪山人自登第初以將才稱壬辰為東萊府首受賊兵成將臨公知不免急取朝衣穿甲上踞胡床坐賊來逼畧不動有一賊名平調益者曾隨調信往來得見於公待之超調益感之及是日公使避於城傍隙地公不應調益意公不覺又舉手至摩衣指之公已下床北向拜笑拜已手題扇面致于其父復與曰孤城月暈列陳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令其下曰吾腰下有大痣如豆吾死以此為驗而收君屍方其踞床也賊欲曳下公罵曰交隣有我不負汝何至此賊大怒遂遇害俄而平義智玄種亦至聞公死皆嗟惜而出賊之害公者戮之尋公之屍及公之妾之見殺者葬於東門外立木以表之乙未上下教曰慶尚逆司金應瑞令其家人入賊陣輿櫬而斂萊人之号哭追送于百里外者幾七十餘人平義智逢公櫬下馬避之而送之公櫬在賊中也府人邁同者遇公諱日及訖辰必盛設祭之歲以為帝沒抵公之第象仁家備叙公仗節事嗚咽不能已饋之肉不食曰今日得見公之第如見矣公美忍肉食

朝廷厚其家官其子

名臣錄其峰類說在錄

李相恒福以接伴使任宜春間公觀者故往為之收斂及棺採
文以祭之其文曰維年月日 贈使唐判書行東萊府使宋公
之骸敢爾賊中將以及葬于鄉園權厝于宜春之材舍其友
月城李某貧傭南服道過是果謹以醜盜翰音之奠号
嗥四方上下招其魂而祭之曰嗚呼月暈孤城笑談指揮者
非公之烈也白刃交前端拱之不動者非公之前也嗚呼萊山
蒼、南山真、却有長存而不毀者千岭萬祀予垂空名
南山夜、紫氣燁、仰射于斗纏者非公之精耶無寧雲
御氣而上丁圖蓋而祈九天鞭雷師駕厲鬼掃拔孽於三
邊並及飄然下降遍八荒而無所不之或澗居川瀆峙居山
岳于以藩衛乎南陲是蓋公之平生蘊畜而未洩者庶

幾死而有施某義在潰綿文不崇終逆旅相逢愧無從
人間今夕地下千秋一盃為辭萬里孤邱 名臣錄白沙集合錄

公之妾蟾者感與媼也隨公府事急取朝衣去蟾知公將取義
即與女婢今春踰嶺往公所則賊全集害公矣蟾亦被虜
置不絕口者三日遂為所殺賊奇之具棺公葬 名臣錄

李氏女者亦公妾也公以賊將迫遣還京師行一日聞釜山
陷慟曰吾寧死於所天以東萊與婢萬金今春共被虜渡
海秀吉約之李死推之秀吉義而釋之令与前因伯之女
源氏處於別院竟守節而故 上全

申汝櫛者庶孽也隨公赴東萊公以汝櫛有母恐被賊遣還汝
櫛道聞賊陷釜山召人曰吾受公厚恩臨亂敢愛死乎遂還詣
公所同死 上全

全汝功字士秀生於戊申少英多力便弓馬二十進士三十魁
文科容丰神俊映帶牧人一時豪傑無有能先公者大臣薦為牧
義州壬辰辭連鐸人之罪事將測會邊報遽至 上命賞過責
效融察使柳成龍巡邊使申位交請自佐 上命與位至忠州
位不聽公而背水陣公知必敗與子書曰三道勤王師無一人
至者吾亦奮臂無助男死國職身但國恥未雪壯志未成是
以負恨賊衆号六十萬勢如狂濤一湧而進位蒼黃欲馳秦使
公屬草公探甲冑臂弓腰箭鳴麾訊、率書投筆無一字錯
帳下觀者人、噴、竟與位赴水死 上月

公奉之如夫人二公之為之也亦然公於詞賦詩文並善至
於酬酢赫札亦無凡筆而恥以此自名故人無得以稱 上月

余之外五代祖學流公姓姜名宗慶號梅墅有文集早有盛名不幸早世子皆種所
擇於侑友中欲托孤臨終作訣書一托於牛溪先生一托於金義州公所養
者即我外高祖弟令府君也義州公極恤踰於其胤昇平相惟府君仰
義州公內外亦如父母呼以爺孃視昇平公如兄兄弟而呼之為兄不知
其為異姓人也義州公之喪昇平公至柩處啟府君、雖不受而服喪三
年其後子孫世講親誼呼叔呼兄宛如一本之親余於少時見外家諸
人諱馬草不敢呼蓋馬草俗名近於義州公名也金碕山魯得即昇平公之曾
孫也嘗見上書於外王考而稱叔任王考待之也亦如子弟此室人家未聞之
事吁亦異哉

壬辰令化道勤王湖南伯李浣率兵八萬到公州聞 上西狩

下令軍中曰大駕西出不知存沒已無可及遂以軍退指身安地聞行營無
恙而義兵四起始不自安遂與湖西伯尹國馨連兵十二萬進駐龍
仁見賊十餘騎不戰而潰士卒相蹂躪而死還無幾軍糧器械皆沒
于賊事聞命竄洸而以權慄代之國馨亦坐罪紫海筆談
權慄聞天兵渡江領湖南兵以應之進屯幸州為都援賊將平秀嘉自京
城悉兵來圍慄殊死戰大戰終日死傷山積日將沒秀嘉中流矢捲
甲而遁自幸州至京城僵屍相屬為壬辰戰功第一超援都元帥上全
自楊江進陳于幸州賊見兵少有靴尖踢倒之計悉眾而出黎明候
使白賊分左右翼持紅白旗而來公令勿動登臺而望則去本營五里賊
已彌滿矣先鋒百餘騎者漸逼俄有牧馬餘兵蔽野而未圍抱本
營最後以大兵進我軍殊死戰賊分兵為三休兵迭進自卯至
酉凡三合皆不利賊令軍中人持束芻因風縱火焚我城以

水灌之初令僧軍守西北面僧軍少却賊大呼亂入一軍披靡公自
用劍督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乃退仍積屍為四堆聚芻焚之臭聞
於十里我軍收拾其餘級一百三十餘級得軍資無算權慄遺事
權公以公為中軍將天兵將復京城欲移營于天兵合力公請先視
地形夜渡江得一高丘可駐兵即高陽之幸州也權公往其地陳
焉權得天兵大至賊必不敢出不必設柵公召孤軍近大賊不可
無城柵權公不聽會於察使鄭公在陽川招權公議事公令其
軍作柵指教兩日而柵成權公未亦喜設柵三日賊乃掃穴
來兵可七八萬恃陳兵僅五六百能射者僅七十餘人俄傾
弼漫救里劍光滿野軍人無人色賊眾進薄柵下柵中人
皆殊死戰賊乃分兵迭進前者退休後者繼上如是過午賊
屍相枕藉賊乃聚長木作高輪如梯登狀救百荷而上上

載銃手數十射陣中公令取地字炮擊大刀貳拾炮而侯賊
輜近放之所過如雷震輜破碎轉上賊支體分裂飛墜賊
不敢復進會日暮乃遁是戰也賊死者大半巡察使權公及
諸將皆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蓋為其後柵也豐稟君趙微碑
權元帥慄帝以為世以我幸州之事為切而金羅能峙之戰案
為最幸州次之蓋能峙之戰在首事之初賊氣方銳我軍單弱
且無健卒軍情迥難以為恃及能出死力以不能死滿千之
弱卒當十倍之悍賊卒保湖南為國家根本此其所以難也而
是時而諸阻絕殺回不通去道潰散人多寡匿我雖有功與
人廉悞比如無人暗地自相擊殺故功不能顯幸州之役在我
立功之後權位止重土心已附湖南精兵猛將盡屬手下而
兵過數千地利不險賊之救惟過能峙其氣已衰此是與否

攻而政廟天兵歷陞我國諸勤王兵基布所旬神域士民之在
江都者引軍以待而我之成功適先於此鎮此其功之所以易顯云白史集
李舜臣德水人也生於乙巳業儒尤長於書字弱冠學武事甲
武科為造山萬戶得罪以白衣從軍時錢之役立功放還辛卯為
全羅左水使壬辰日本入寇五月以水軍下海與慶尚左水使元
均約會于閑山島至玉浦前洋焚賊艦二十六進秩嘉善無
何夢見白頭老人號公起曰賊來矣公驟然起為會元軍于
露梁對賊果來矣焚破一艦追至四川洋中誘賊出洋公
常創造艦另出新制上設板蓋形如伏龜至是令龜艦
突進焚其艦十二艘餘賊遠望頓足叫呼方戰賊元中公左
貫徹至背公猶執弓注矢督戰不已戰罷始令人用刀尖挑出
一軍始知莫不愕然進至所台江射殺賊首焚艦一百餘事聞進階

資憲至閉山島洋焚賊船六十三艘進階正憲公以爲國家軍儲皆
靠湖南是無國家也矣已進陣于閉山島適遇海洛朝廷以公兼統
制使丁酉清正再渡海初廷以公不能逆擊下詔徵用元均以代公及對
獄以白衣送元帥陣中使之自效其年均果敗復用公爲統制使時公起
板蕩之餘再膺藩翰西南盡爲賊藪行長在陸洛義智在水洛飛賊
伺隙而公以瘡殘餘卒領十三戰艦棲依無所遂巡遊在波亭洋中見者
危之賊船五六百艘蔽海而上公督諸軍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公
擊擄誓衆乘勝而進賊不敢敵率軍而遁戊戌進陣于古今島時
陳都督璘以水軍五千與公合陣劉都督繼以苗兵萬五千陣于順
天將水陸齊舉天兵侵擾我軍公令軍中撤其廬舍都督怪問之公
曰天兵時加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徙都督大驚使公便宜
行事再有侵擾者許令罪之自後天兵不犯秋毫行長憚公威名遣其

亞將遺其島銃長鈕公却之曰我有壬辰殺賊無枚所得銃鈕自是爲用
十一月南海釜山諸賊來援先鋒已到露梁是日三更公於船上跪
祝于天曰今日固願決死天必殲此賊祝罷自領銃奔先進露梁賊
圍都督甚急公直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中死而仆臨絕願
謂麾下曰諱言我死勿令驚軍都督聞公死顛倒於地曰無可與
有死者南民奔走巷哭市者爲之罷酒建武李公送事
行長之遁也李舜臣以舟師追之大捷戰方酣舜臣中流九禱將孫文
穢秘其表擊鼓督戰如常時天將陳璘率服舜臣智畧待死舜
是日望見舜臣艦爭首級大驚曰統制使死矣左右曰何以知之璘曰
吾親統制使軍甚嚴今其艦爭首級而亂是無勇令也問之果然紫海筆談
李舜臣在武弁中名稱未著辛卯柳成龍薦其可用以井邑縣監
超授全羅左水使遂爲中興名將芝峯類說

舜臣之功當冠水軍其人言南嶺南陷敗之日舜臣在水營不知所以為計欲艦震梁口遏賊未治修城自守又欲固守本道不窺州山之口順天府使權俊光陽果逆魚泳潭馳往力贊下海之計乃始起兵云然則舜臣雖是首功諸其心則於兩人差有愧焉白少集
陳都督璘與統制使李舜臣帝逐賊入港酣戰不覺潮退三大艦膠淺不能動賊以火欲攻都督與統制使頓足不知所為公即令諸艦縛三艦尾督諸軍悉力運舵遂得一軍皆服柳珩墓碑

安備以一果令受舜臣分付以一大艦乘潮順風衝突賊陣於鳴梁之口血戰益力摧却賊艦五百餘艘於碧波亭下使賊不敢復窺於全羅右道而直衝於忠清者衛之力也白少集

朴晉前後從軍只有黃山慶州之敗別無摧鋒陷陣之事而後將之論每以晉為稱首莫敵与之高下者蓋晉以密陽府使改處賊洪門

戶臨亂不迷率勵兵士以一府之存當大勢之賊過賊黃山親冒鋒刃血戰而退其所摧敗亦足示於諸將及賊勢滔天一道大小將官抱頭風靡而晉終始一節百折不回將寧孤軍勉以忠義東西出沒在、勦擊雖累危殆而不避艱險一面馳報一面收兵當時却連賴以探知者惟有晉之牒報而已若晉死則嶺南殺息幾乎絕矣 上亦以為嘉歎曰晉之所為直恐不免晉若死則國事去矣為晉者豈有死之道當觀勢進退可也晉無乃不量此勢而輕進耶其愛惜之心溢於言辭卒能收拾道內將士漸成陣形使一道氣脈既絕而復獲人知賊之可擊者晉之功也白少集
李知事連醜以吏議避兵止安府使李某棄城遁賊將長攻以三千兵碎至公曾為府使遺爰在民間公至皆願死守公遂部署

行伍分城而守列礮具治樓櫓僅畢而賊圍之公駮家屬約於
公解塞其門積芻其傍峙薪于城門而使其上令軍中曰賊
如登城即火之我与家屬誓不污賊刃人皆感激賊蟻附而
登公命滾湯于鼎以灌之賊負薪而進公命束火以投之
賊戴空棺而上公命以石擊之無不應手而墜賊盡其力以
戴之少有所觴棺輒自動不能為力故也大戰三日賊技
窮而遁事聞論其功進公招討使紫海筆談
晉州領南巨邑也壬辰兵與牧使通死上法君金時敏以
武入方為通撫州事惟光械繕城池為效死計賊兵橫行無
敵拒者獨晉屹然為湖嶺保障嗣廷聞之擢公為牧與士卒
同甘苦誓死生遂破釜山賊擒鎮海賊將平小卷亦送行在
宣廟嘉之超授節度使是冬賊悉兵來圍雲梯地道盡

九攻之術而公應之如神賊輒挫退內無精兵外無蟻援公只
以忠義激勵士卒歷十四晝夜殺傷無數賊大敗而遁公
為流丸所中未及論賞而卒湖南湖西內浦賴以安國家
中與兵精兇械皆取辦於兩湖云涪陽記聞涿海筆談合錄
壬辰之亂我國只有三大捷曰晉州之守密梁之戰幸州之捷
也甲午講和倭言晉州之役將官死者三百軍兵死三萬必取
當然後和可也此言出於嗚責未必盡然亦豈無所自耶涪陽記
守城之攻廷黻固可嘉獎而至其時敏並論則亦不無差末
蓋廷黻之所敵者長政而兵不滿萬廷黻所領又過牧于義兵
諸將來會者亦多可以謂頑當是之時今道將皆不能立功惟
廷黻獨能如此陣中且多士子易以鋪張行在不遠殺固易達
平日殺望亦足以服人故其功大著至於時敏只守所領而援

兵甚少所敵者行長而非長政之比各寨迭賊拳陣合勢賊
兵之數強漫於四郡不可以十萬計比如拳山壓卵而時敏卒
能嬰城固守能却大賊其勢之難易遠過於廷馮而今道渙散
無人見行在絕處殺聞未及至身延安之事而此之亦非定論上全
及晉之再被圍也倡義使金千鎰節度使崔慶會湘西節度使
黃璉亦五六萬守之聲勢比前十陪人皆以爲可守有老妓行
爰之千鎰相問其說對曰前者兵雖少將卒相爰考令一出
故勝今軍無所統將不知兵、不習將是以爰之千鎰以爲妖
言斬之救日而城陷賊憤前敗考其城而去上同
金千鎰字重龜光州人從李一翁學拳遺逸居葶諫貌寤
若不勝衣壬辰在羅州聞 宣廟西行号慟既而憤曰徒
哭何爲吾世臣不可烏窳求活乃以書告于高敬命朴光生

崔慶會亦義士聞風赴集得精銳數百誓必死而論曰我師義
舉也有進無退欲去、衆皆感憤至湘西衆可數千進水原藥
破金嶺賊入挾江華遣幕下梁山璫奉疏行在拜公判決事
賜号倡義使自此行朝命令始達于兩湖公耀兵于楊花渡
揭榜罪狀平秀吉以挑城中賊賊終不出明年李如松將討京城
賊公進軍仙遊峯爲提督殺援賊棄城走公入城朝廷命公追
賊公方卧疾蹶然起曰我得死所矣公以爲湖南國之根本而晉
州爲湖南敵遂入晉州城池器械無所恃者公与節度使崔慶會
黃璉義兵將張允復警將高從厚亦約以死守無何賊大至隨
檄應之初賊首秀吉憤此詔賊皆無功使、責讓諸將必欲屠
一名都以取當故是役也城久不下賊死過當而猶不退會久而
城土融善崩黃璉張允中流丸死賊更添兵急攻殺震天地肉

薄爭登城遂陷公在臺石樓上長子象紘幕下梁山璠未中公
公側泣且呼曰將奈何公怡然曰起事之日吾已料吾死矣但
唐可憐遂起北而再拜先投兵鬼於水中與象紘相抱赴梯下
潭水將佐從死者不可勝記賊亦力盡不敢復軼湖南 宣
憲悼命贈贊成賜吊祭湖南人立祠于羅州賜額曰旌烈 卷餘
皇明指揮使吳宗道素敬服公遣使採文以酌之辭甚悲其文曰
維年月日兵部叅謀軍事武舉指揮使吳宗道謹以柔毛剛鬣
之奠獻祭于朝鮮國倡義使金將軍之靈凡人之在天地間有死
而猶生者有生而猶死者生而死者溜焉天下皆是也若夫死
而生者吾於倡義使金將軍而有感焉夫將軍當海寇狂逞君后
草莽一國八詒或無堅城惟將軍揭竿斬木奮臂一呼豪傑
響應得仗義之士千餘相與屯守漢江之許誓不與賊共生而

將軍之名烜赫中外不佞乃於王事之暇而揖之一識荆焉即
惓惓若故知也時倭奴方以貢請將軍輒扼腕不平每欲滅
此而食其志其功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由是而益震也故倭奴
常私計以宋事比方今之事武穆不死和议不成將軍不死
貞約不決而倭之朝夕持以壽考者惟必殺將軍為事及其
以散亡餘卒守晉州適崔君慶會亦在焉而崔君者尤
倭奴夙昔之所忌憚者也由是倭奴重兵壓之圍救十
重鳥雀不能渡必欲得二公而後已斯時也不佞受
命來守金羅因道間霖雨止宿竹山倏忽間大風震雷
揚沙拔木若促余行之狀不佞冒雨前進信宿薄南原
而飛報晉州以矢盡食竭而城陷若干日矣將軍父子
及崔君皆罵賊而亡不佞始悟竹山之霖乃將軍父子之

淚而大風震雷者其將軍不平之氣也於戲將軍何哭
為將軍之名千載不朽矣將軍其不死也夫視之湛國不滅
而致君父之蒙塵擁兵不救而使城邑之灰燼乃覩然面目
而薦紳其衣冠者雖生曷若將軍之死耶嗚呼昊天不佑兮
父子云亡節義成遺兮植我紀綱幽明隔絕兮邊序隳美墻
泉朋永絕兮既我一觴上月



